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怨你太爱我

 **eBOOK**
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

序曲

以百货业起家的任氏集团，在任无恩的努力经营下，企业规模日渐庞大，终于在今年挤进日本百大企业。身为任氏企业龙头及五兄弟老大的任无恩，面对日渐繁杂的商界业务，颇有不堪负荷之感。

任氏五兄弟中，最有能力帮忙分担家族事业的，就属老二任无怨了。然而任无恩相当清楚，要任无怨点头答应回来接管部分任氏企业集团，简直如河里捞月。

早在十五年前，任无怨十八岁那年，当他以极优异成绩自私立贵族高中毕业后，他便舍去保送进入美国大学的机会，投身黑道，以成为黑道大哥为矢志。

这种极度叛逆、大逆不道的行为，当时在任家引起一场空前的家庭浩劫，原本和任家老爷感情最好的任无怨，自此被任老爷逐出任家家门，之后的十年，任无怨和任家完全失去连系，如蒸气般消失。

和无怨感情很好的无恩，当年透过各种管道，终于打听到这位品学兼优、人见人爱的宝贝弟弟去了纽约，并加入当地的一个黑道组织。

从小到大，任氏五兄弟中，无怨的表现都是最突出的，不论功课、体育、才艺、语言、孝道、人际关系、商业头脑……无怨在五兄弟中总是排名第一，除了家事输给老三无情，外貌略逊老四无仇外，无怨的外表及各项能力近乎万能。也难怪早就决定把家族企业交棒给无怨的任老爷，无法接受这位向来百般乖巧的孙子，竟然临阵叛逃，不但舍去大学不念，还投身进入永无回头之日的黑道社会。

十八岁之前的任无怨是个品性兼优的好少年，十八岁到二十八岁之间，他的行踪成谜，无人知晓。二十八岁那年当他再度回到日本时，已改头换面，成为纵横黑道的神德会东京总部会长。

黑道的人都知道，神德会东京总部隶属于死神，当时的会长就是神龙不见首的死神本人，而任无怨以空降部队之姿，在日本黑道毫无预期的情况下接管神德会，是当时轰动全日本黑道的头条新闻。

五年后，在死神退隐，各路人马相继争夺黑道盟主地位，主流派、非主流派历经变迁及整合后，任无怨以排山倒海之势压倒群雄，不但稳住神德会世界各分会的人心，更成为日本黑道人敬人畏的中心领导人物。他的一句话、一个决策，都有可能动摇日本经济、政治。如果说神德会在死神时代属于守成，那么在任无怨时代，就是发扬光大、名利双收的颠峰时刻。

一个男人年少得志，在三十三岁时就已呼风唤雨、坐拥名利权势，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会令他动心？除了更多的权势名利，以满足如黑洞般永无止境的野心外，恐怕也没有其它事物能引起他的兴趣。

事实上也是如此，任无怨称霸黑色天下的野心永无休止，他视每次的挑战和征服为一生的兴趣，当然包括女人在内。野心、挑战和征服，就是任无怨满足人生的原动力。

一名年轻妇人抱着怀中的婴孩，泪流满面。

“玲珑乖，长大以后绝对要做个好女孩，千万不要和黑道扯上关系，知道吗？”她对着刚出生的襁褓婴孩细心交代。

“不要像妈咪一样爱上黑道人，明白吗？”妇人又重复一遍。

“绝不要和黑道扯上关系，不然你一定会痛苦一辈子……”她的泪眼充满悲伤和无奈。

“原谅妈咪，妈咪得离开你了……”年轻妇人放下襁褓中满脸通红的可爱婴孩，哭着离去。

玲珑，不要和黑道扯上关系不要和黑道扯上关系……不要和黑道扯上关系……如催眠曲般的慈母声音传入幼小婴孩的心灵，缓缓潜入她的潜意识中。

绝不要爱上黑道人，和黑道扯上关系……

谷玲珑不懂，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小气巴拉、被利益熏心的人类？明明已经坐拥金山银山，名满天下，却连一点点的钱财都舍不得拿出来，作为资助修复文化资产的基金。

看着这些身穿貂皮珠宝、手持雪茄名表的政商界富豪名流，笑容虚假造作地穿梭在晚宴之间，令她直觉反感，柳眉深锁。

真是人不可貌相。

望着手中空盒里那微乎其微的捐款数字，真让她丧气及失望。在场出席爱心餐会的绅士名流明明都是有钱人嘛，为什么就是这么没有爱心！保护文化遗产虽然不似帮助受虐儿、中途之家、老人之家那般急迫，但也是刻不容缓的要事啊！这种文化保护工作深具时效性，一旦晚了，就来不及了。从未听说哪个文化遗产破损殆尽后还能够恢复原貌的，就算可以修复，所花费的人力、财力将是破坏前的好几十倍。话虽如此，文化保育这种观念还是无法深植民心，尤其是在台湾。她真后悔答应出席这次的慈善爱心晚会，那些社会名流根本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提高本身知名度还有增加公益形象，恐怕才是这些上流社会份子所在意的吧！

勉强穿著一袭白色洋装，她穿梭在一桌又一桌的餐桌间。在努力募款且连续被拒绝第一百次后，她终于放弃这看似愚蠢的“乞钱”行为。

她真不该来的，早知这些人是这副德性。

谷玲珑气冲冲地来到洗手间，将手中的募款箱往地上一摔。这火爆的举动，当场吓坏了身边的名媛淑女。

“看什么看，没看过人类失去理性的时候啊！”她瞪了瞪旁边这些矫柔造作的名流千金，懊恼地将脚下的高跟鞋脱下，小心翼翼地摆在一旁。这双白色缎面的高级鞋子还是她跟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借的，早知道会落得今天这种待遇，说什么她也不要来参加这个假爱心餐会。

“真难得啊，你的情绪竟然会失控。”一个熟悉的笑声在她跨出洗手间时突然出现。

“将史！”她吃惊望着眼前不期而遇的温文男人。

“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你，我以为你一直不喜欢参加这种得盛装打扮的募款餐会。”黑泷将史操着浓厚的日本口音笑道。他那一身华丽燕尾服衬着

颀长挺拔的身材及高贵气质，再再吸引众人目光。

“我是不想来，要不是已经答应文化基金会，我才懒得来呢！”她这次回台湾是接受台湾文化保育基金会的邀请，发表专题演讲，顺便答应替他们募款。没想到，不但钱没募到，辜负人家对她的期盼，在募款过程中还受尽那些有钱人的傲气及小气。

她发誓，这种蠢事她不会再做第二遍。

“其实我刚刚就已经在台上看到你了，不过见你这么忙，所以没立刻过来打招呼。”他笑着摸摸她的头安慰。

身为名流的黑龙将史拥有相当迷人的笑容，他全身上下散发着亲和气息，和那些趾高气昂的有钱人就是不同。黑龙将史因受祖荫，在日本拥有十几家远近驰名的高级餐厅。

“对了，怎么会在这边看到你？叔叔婶婶还好吗？”他们表兄妹俩有两、三年不见了，这几年谷玲珑忙着成吉思汗的蒙古探勘，几乎与世隔绝。直到前阵子蒙古营地被人破坏，在失去十多名工作伙伴及所有探勘设备及机器后，她才黯然地回到台湾。

回台后，除了发表演讲和研究外，她更想寻找新的资助者，以便继续蒙古的研究计划。不过经过方才的基金募款后，她明白不可能在台湾找到金主了，连那么一、二万块的小钱都舍不得捐出来，更别提那动辄上千万元的探勘费用了。

“爸妈他们人在夏威夷，你也知道两个老人家怕冷，冬天快到了，他们就到那里避寒去了。至于我……当然是应邀而来参加的，我的一个朋友刚好是这次晚会的主办人，所以来捧个人场。”他笑着望向她。几年不见，她出落得更大方美丽了。

“难怪没有人慷慨解囊，原来都是捧捧人场罢了。”她半带嘲讽地了声道。

“大众传播的力量是可怕的，只要有人潮来，不怕募不到款。”他笑了笑。他的个性依然坦白率直，完全没有“社会化”。

“话是没错啦，说不定其它人募到很多钱呢。”她略带泄气地点头。

“玲珑，你的情绪好象很不好？”他闻得到她话底的火药味。

“嗯。”她的神情不由得黯淡下来。为何他总是轻易地就能够读取她的心思，从以前两人还是小小孩时，他就如此细心敏锐了，尤其对她。

“愿意告诉我吗？”见她的开朗笑容不见，他知道事情并不单纯。

“还是不要好了，反正你也帮不上忙，而且我不想让你受连累。”她摇头婉拒了他。

“听你这么说，我更是非知道不可。”他一改温文的态度。

“将史……”“你就只有我这么一个表哥，若不告诉我，我不相信你还会愿意告诉第三者。”他相当了解她。

“可是……”“如果这边不方便说，明天你到我住的饭店好了。我们表兄妹俩好久没有聚聚，趁这机会聊聊，嗯？”他邀请着。

眼见过往其它人的目光不时飘来，谷玲珑实在是受不了了，为早早离开这鬼地方，她只好点头答应。

“如果没有其它事，我先走了。”她收下递来的饭店名片，恨不得立刻离去。

“明天晚上六点，我在大厅等你。”他细心交代道。

“我会再给你电话确定。”话一说完，不待他反应，她立刻抱着装鞋的纸

袋逃之夭夭。至于那募款箱，她则留在洗手间内，故意忘记带走，反正里头没半毛钱。

“想必是工作上有了大麻烦。”望着她匆忙离去的背影，他相当心疼。

玲珑的母亲，也就是他的姑姑，在生下玲珑后不久便不告而别，丢下年幼的她给疯狂沉迷于考古学的丈夫谷新寺。被母亲遗弃后，因为考古工作无法尽到父代母职的谷新寺只好把小玲珑送到日本，交由入赘黑泷家的大哥寄养，因此黑泷将史和谷玲珑可说是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，身为独子的他把她视为亲妹妹般的对待。直到十五岁那年，谷玲珑被谷新寺接回当时的某考古营地，至此她便过着居无定所的探勘考古生活，而她会走入考古这途，就是从那时起深受父亲谷新寺影响。

虽然父女两人同在考古界，但谷玲珑和谷新寺两人的亲子关系却不甚良好，原因出于当年谷玲珑极度不愿意离开黑泷家，而谷新寺却强迫带她离去。另一原因则是她无法谅解母亲因何离开，直到长大后，她才恍然明白，父亲的嗜考古如命是母亲离开的主因，也因此她更把年幼失去母亲的仇恨加注在父亲身上。

好不容易等到二十岁成年以后，谷玲珑就离开父亲独自单飞。这六年来，她一直致力于成吉思汗陵墓探勘，在努力多年之后，研究终于有了转机。她和她的项目研究小组准确地推断出陵墓位置和入口，并把详细位置图存放在计算机磁盘，好不容易找到愿意出钱资助的金主后，就在准备动手进行实地挖掘的前几天，整个研究小组惨遭毒手，遭不明人士袭击，原本十六人的研究小组死了十二人，除了她和三个伙伴，其余全部罹难。

没有了工作伙伴，没有了机器，就连金主也拒绝再行资助，研究计划停摆不说，因为这个营地惨案，她成了众矢之的。那些和她有着同样目的的敌人，不择手段想要获取陵墓地图。警察表面上扣留她问讯，实则也想得到那份地图；黑道的人想尽各种方法逼她合作，甚至不惜绑架她的父亲，而那些同业的考古学者，更是不放过她，威迫利诱的利用各种方法觊觎她的研究成果，有人邀她合作再组研究小组，有人则愿意出高价买下那张地图……她自知若再重组一个研究小组，相同的事件绝对会一而再、再而三重演，她很明白自己该早点把地图交给可以信赖的人，或是一起研究合作，或是全部交给对方全权处理。

然而她就是无法割舍得下，将多年来的心血交给一群陌生同业，更遑论那些使用暴力或威胁手段要她屈服的黑白道人渣了。

惨案发生在三个月前，这三个月来，她的日子就是在这种混乱中度过。她时时得担心提防身边的陌生人，毕竟太多人想从她身上得到地图。她明白，在尚未决定之前，她休想图个清静日子了。

经过这次事件，她的自信心遭受到相当大的打击和挑战，她害怕再次牵连身边的朋友或亲人。所以这三个月来，她总是独来独往，尽量不和人接触，就连刚刚不期而遇的表哥和她打招呼时，她都吓得心惊肉跳。

她实在承受不起再次的相同打击和刺激啊。

离开晚会现场后，谷玲珑撩着过长的裙襞，光着脚丫，独自走在暗色小巷中，本来她是打算搭出租车的，后来想了下还是放弃，说不定等一下那些躲在暗处的小人会趁她搭车时下手，万一牵连到出租车司机那就不好了，人家可是还有老婆小孩要养呢！

舍弃搭车后，她只好走路回旅馆，还好下榻处距离晚会现场不远，不

然这种寒冷的冬夜，要不冷死，她的脚也要被地上的各种垃圾扎死。

她边撩着曳地长裙边走路，眼睛还要注意地面上的尖锐物，三不五时还得关心自身边呼啸而过的机车骑士，现在近晚上十点，她又身处巷子中，独自行走的危险性自然比白天大了许多……得多加防备的念头才一起，巷中果真突然冲出两个手持利刀的高家伙。

“小姐，若不想脸上开花，把你身上的所有财物全部交出来！”其中一个人拿着刀子在她面前闪晃两下，凶狠地用台语威胁。

谷玲珑的国语能力尚可，但她的台语可不行了。

“已经告诉你们，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威胁，我东西是绝对不会交出来的。”她以为这两个家伙的目的就是耶份地图磁盘。

“你说什么！你这妞儿的胆子可真不小，欠扁！”对方被他无惧的言辞和行为恼怒，于是其中一人从后箝制住她的双臂，另一人则毫不客气地给她一巴掌。

咻地一声，清脆的掌风声划破宁静的暗夜小巷。

“哼！卑鄙、无耻、下流！不管你们是哪一路人马，除了偷、盗、抢、骗，你们还能耍什么花招？有本事就自己去找出详确位置和入口，何必硬是要抢夺别人的心血结晶。”她用中、日、英文夹杂的语言反骂回去。光线太暗，她根本瞧不清楚对方的模样。

两个沿街抢劫的小混混原本以为她的手提袋中会有些值钱的东西，没想到除了鞋盒和鞋子外，袋中空无一物。

“你这婆娘还真辣，看你身上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既然如此，就用你的身体来交换你安全。”对方这次以国语反击，在谷玲珑还弄不清楚状况时，两人硬是拖着她到仅有排水沟宽度的内巷中。

“你们到底想干么，放开我！”她挣扎着，心想再糟的情况也不过如此了。这两个强盗得不到所要的东西，竟然要强暴她。

黑暗中，对方捂住她的嘴，让她的喉头发不出声音，而两人强大的力量更使她动弹不得，无处可逃。

不要……巨大的恐惧感吞蚀她的心，如果她妥协了，一切就全完了。

就在她死命抵抗的同时，忽地，两道强力车灯从远而近照射过来。之后，车上走下几名人影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将那两名小混混击倒。

从出现到解决，整个过程不到三十秒。

这几个不速之客的身手相当不凡，一旁的谷玲珑惊吓之余，不禁看得出神。

“谷小姐，我们老大要见你。”其中一人来到她面前，另一人则拿着无线对讲机交谈。

惨了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她心底大喊不妙。

“谷小姐，请上车！”对方还算有礼貌。

“你们老大是谁？”她瞧了身旁那两个奄奄一息的小混混，深知自己绝对没有反抗的机会，不然下场会如同那两人般可怜。

“你不该忘了和任无怨老大的约定。”司徒木冷冷地看着她。

之前在埃及艾斯纳，司徒木曾和她见过面。

“任无怨？”她皱眉。这男人怎么阴魂不敬？从埃及到蒙古，从蒙古到台湾，不论是因缘际会或是故意安排，她总是摆脱不了他的纠缠。

“谷小姐，请不要让老大久等。”司徒木操着日语，一脸严肃。

“为什么要去见他，我可不记得曾经答应过这件事。”果然有怎样的主子，就有那样的走狗，任无怨自负过人，他的属下也有着同样气息。

“谷小姐，请你不要逼我动手。”他凶狠瞪她一眼。这女人不知天高地厚，太过放肆。

“软的不行来硬的，你们混黑道的难道就不能有创意一点。”她忍着脚踝的疼痛嘲讽道。刚刚和那两个混混对抗时，她的脚不小心扭了下，大概扭伤了。

唉，早知道今晚情况这么糟，她倒不如窝在研究室，说不定还能有些新收获。

“看来我们不动手不行。”司徒木没时间和她瞎耗，他一个眼神，谷玲珑就如小鸡般被拎进车内。

他们强行逮人的方法很“专业”，她根本没机会反抗，于是她就这么被车子载着来到一间相当豪华气派的建筑物前。

进入屋内后，司徒木领着她来到一间书房。

“老大，我把人带来了。”他推门而入，将谷玲珑带至书桌前。

两人进来的同时，任无怨正好结束一通电话。当他挂上电话，视线拉到谷玲珑身上时，有一秒钟的时间他是怔然的，但仅止于瞬间。

“怎么回事，要你带个人回来，没必要如此大费周章吧？”他的视线落在她没穿鞋的脏脚上，身上那套绉成堆的礼服，以及她蓬头垢面、披头散发的可怕仪容。

“在我们接应谷小姐前，有两个小混混抢劫她不成，想劫色。”司徒木一脸正经的报告。原本凶神恶霸般的容貌，在被主子责备之后，显得更加恐怖。

“劫色？”任无怨面无表情，视线转至她的脸蛋。难怪自进门后，她的神色不似平常般泰然自若。

“那两个小混混已经被我们教训一顿。谷小姐除了受到惊吓外，并无大碍。”司徒木态度恭敬地禀告。

才怪！她的脚现在肿痛得像馒头一样大，怎会没事？谷玲珑闷哼一声，狠狠地反瞪回去。

任无怨接触到她凶狠的目光，不但不动气，反而嘴角微扬。

他喜欢她这种毫不惧怕的神色态度。平常的良家妇女只要一见到他及身边的部属，通常不是吓得花容失色，就是纷纷走避。而她，竟然还跟他玩起大眼瞪小眼的游戏。

他欣赏她不知害怕的傻勇气。

“有什么好笑的？”她那不冷不热的神情，简直酷到极点。

“关于埃及的研究探勘计划，你考虑得怎么样？”他站了起来，从身后的酒柜中取出几瓶酒。三两下工夫，一杯调酒已调配完成。

“上次在艾斯纳时，我不是已经很明确地拒绝你的提议？”她回以一个不友善的答案。

“在蒙古医院碰面时，我又再度向你提出合作计划，不是吗？”他拿着酒杯来到她面前。

前阵子，谷玲珑的蒙古探戡营地遇袭时，任无怨在那次的机会中曾和她又碰过一次面，当时她的情绪坏到极点，两人仅简单交谈几句。

“我的态度不会改变，你再怎么威胁利诱都没有用。”她再度表明心意。

“我知道，但我不是个轻易放弃的人。”他摇了摇酒杯内的液体，举放在

她面前。

“我不轻易妥协，而你不轻易放弃，我们根本不需要浪费时间。”她回避他打量的眼神。怎么他一站在她面前，她就觉得有好大的压迫感，真不愧是混黑道的。

“来，把这杯酒喝下，可以安定你的精神。”他将酒杯交付在她手上。

她没有立刻拒绝，只是满脸疑惑。

“你不必现在回答我，明天再说吧。”他望着她一身狼狈的模样，决定暂时饶过她。

“这酒叫作 KAHLUAMILK，墨西哥咖啡酒加上牛奶，可以帮助放松神经”这可是他为她特别调的睡前酒。

“我的酒量不好，不能碰酒。”她摇头，手中酒杯的冰凉触感直窜到她掌心。

“喝一口看看。”他劝诱。

望着琥珀色和白色混合成的渐层色液体，她吞了吞口水。老实说，从晚会到现在她滴水未进，现在的她又渴又饿又累，而且惊魂未定。

终于理性敌不过肚子的抗议，她二话不说，拿着酒杯灌下，一饮而尽。

见她把酒当水喝，他摇摇头，刚刚那两个想劫色的混混一定吓到她了。不然，她怎还一副惊惶失措的紧张模样？他可是首次见识她魂不附体的慌张模样。

“好不好喝？”当她饮尽最后一口，他问。

“还好。”她点头，将手中的酒杯交还给他。

一旁的司徒木原本想代主子接过，却被他的眼神制止。

“喜欢就好，要不要再来一杯？”他的温和态度令一旁的司徒木相当震愕，主子没有必要如此讨好一个女人。

他的和颜悦色令司徒木不解。

“不要了，我还得回旅社，要是喝醉了，可能连地方都记不得。”她微醺地摇头。

这一杯什么的牛奶真的很好喝，有浓烈的咖啡味又有牛奶香，一点也喝不出有酒精的成分。

“今晚你就留下来，免得再有意外发生。”说完他立刻指示司徒木准备房间。她现在四面楚歌，敌人环伺，他怎能让她一人落单。

“我才不留下呢，你休想软禁我。”她抚着昏醉的脑袋，脚步往门外走去。一定是空腹加上喝酒所以她才醉得这么快……走没两步，她凌乱的步伐忽然不稳，牵动到扭伤的脚踝。一瞬间，她整个人失去重心往前倒去……“小心！”任无怨和司徒木同时出手相救，无怨的动作还是领先一步。“你不要紧吧？”他扶住她的小蛮腰，视线落在她肿大的脚踝上。

“我的脚好痛……”刚刚那一跌，加剧脚的疼痛。本来还可以走路的，现在恐怕连站立都没办法，她咬着牙忍痛，整个人落在他的怀中。真的好痛……“木，吩咐人拿些冰块，送到谷小姐房间。”任无怨边交代边抱起她，直往书房外走去。

来到客房后，他放她在房内一隅的太妃椅上。

“你需要先洗个澡，把身上的脏东西洗掉。”他的语气属“命令式”，毫无转圜的余地。

两人进门之前，随身管家已把一切的必需品备妥。

“我可能没有力气洗澡了。”一沾到舒适的椅子，她整个人直接瘫倒。

“不行，跟身上这些细菌睡一个晚上，你可是会生病的。”他半蹲下来，望着她两颊绯红的微醉俏颜，一种特殊的感觉盈满胸怀。

这个女人真的好特别，她不畏惧他的黑色背景，把他当成常人般看待。

“好吧，我勉强洗一下好了，在蒙古营地的时候想洗澡都没水可洗。”她自言自语的坐了起来。整个人头昏脑胀的，意识不清。

听她的自喃，他不禁笑了。当然，没让她看见他的笑意。

“我帮你吧！”说着他双手抱起她，领着她来到浴室。热腾腾的洗澡水已放满整个浴缸，豪华的浴室显现出整栋建筑的豪华富丽。

进入浴室后，他放她在浴缸边，主动帮她拉下背后的拉炼。

“你不需要做这些事情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”她酒醒了大半。

然而已来不及阻止。背后拉炼已然拉下……“小心不要让水碰到脚伤处，免得更加严重。”他细心交代，灼热视线落在她背后的麦芽色肌肤上。

这个女人身上充满大地气息，和她在一起，有着如草原般的宽阔感，令人感到很舒服。

“如果没事，你可不可以出去？”从镜中见他还盯着自己背部猛瞧，她简直快受不了了。

就在她以为他会转身离开的时候，忽然，他冷峻的神色迥变。

“你背后这个伤痕怎么来的？”他猛地褪下解开拉炼的礼服，裸露出她那光洁的背部肌肤。

健康的麦芽色肌肤上，有着一道淡淡的长型伤痕，状以鞭伤。

“你走开，不要随便碰我！”被他吓了跳的谷玲珑，抓着自己前身的衣服，从他身前逃开。

“你为何要逃？”见她露出惊吓的神情，他的眉头微蹙。

“我当然得离你远远的，难不成乖乖等着让你吃豆腐？”她没好气地反驳，这个男人不但危险且霸道得无可救药。如果他对她动了歹念，她该如何是好？逃吗？她根本没那本事。

“我要知道你背后为何会有鞭伤？”他逼近她，神情变得严肃。

“这是胎记，不是什么鞭伤，一出生的时候我身上就有这个记号了。”他的迫近逼得她无处可退，她的脚踝更疼了。

“真的？”他的眼反锁她的。

“我没必要骗你啊。”她的双手抓着快滑落的衣服挡在胸前，微微轻颤。

拜托，不要再靠近了。

他从她的眼睛读出她的诚实和恐惧，他决定暂时放过她。

“好好洗澡，不要在浴缸睡着了，不然我会冲进来的。”他狂笑一声，带着若有所得的笑容离开蒸气氤氲的洗澡间。

谷玲珑不明白他因何狂笑，也没兴趣去探知。她只知道这个全身充满红色火焰的男人她惹不起，若碰了他，只会烧伤自己，结果不但接近不了他，反而自己一身伤。

她了解，这么危险的男人，如同开天辟地的炎宙之火，只能远观。一旦接近，只会玉石俱焚。

任无怨无法相信，这个小女人真的在浴缸中睡着了。

在满是泡泡的浴池中，她头倚缸缘，如天使般安详地沈睡在水面下。

而她那微露的雪白肩颈，肤上的水珠，再再诱惑着他的视线。

压抑住心底的冲动，他弯腰跨步，将她从水面下捞抱上来。

如出水芙蓉般，她光裸的肢体美得清纯健康且不可思议。

“这么美的身体，没有男人欣赏实在是太可惜了。”他拿了条浴巾包里住她，将她抱出浴室，准备带到床上。

就在这时，怀中的美人儿忽然醒了过来，接着便是一阵拳打脚踢。

“你.....想干什么，放我下来，你怎么可以乘人之危！”她的粉拳落在他的胸膛，惊呼声也刺激着他的耳朵。但，完全没有作用。

“你如果不自动闭嘴，我就用卑鄙的方式让你住嘴。”在她的挣扎抗议声中，他依然将她抱到了床上。

一放手，那浴巾跟着他的动作滑落。瞬间，春光外泄。

“色狼！”啪地一声，火辣辣的耳光随之而来。

她没有急着捡浴巾蔽体，反而先给他一个耳光。

任无怨莫名其妙地挨了一掌后，神色丕变。原本的温和神情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冷酷至极的严肃。

“你.....活得不耐烦了？”他一手抓住她挥掌的手，一手焰住她的脸蛋，神情异常愤怒。他该如何惩罚她的无礼，好好羞辱她一顿，或者让她光着身子，臣服在他的暴力下.....“是你不对在先，你怎么可以趁我洗澡的时候偷袭我？”她缩坐在床上，随手拿了只枕头遮蔽身体。她二十六岁，早已不是个孩子，她知道这个男人的企图和目的，他冷冽的眼眸中有着强烈的欲望。

“我如果想要偷袭你，一定会正大光明的让你知道。别自作聪明，我讨厌自以为是的的女人。”他冷冷的话中带有很深的警告意味。三十年来，还没有一个女人敢这般对他，她竟然动手打他.....“我可不希望你会喜欢我，混黑社会的男人没一个是好东西！”她无惧地顶回他冷酷的视线。她一直对黑社会的人没好感。在她心中，黑道就是偷骗赌抢、奸淫掳掠的代名词。

这个自傲自负的黑老大需要好好被修理一顿，他简直不把别人当人看待。

“既然你都这么说，我何必还带着这张虚伪的假面具，是不是？”他的震怒已到极限，他逼她退至床角，直到无路可逃。

“没错，之前你对我所做的那些虚假和善态度，让我感到想吐。”倔强的她向来不轻易低头服输，这种大男人想看的的就是她的眼泪和哀求。她不会让他如愿的！

“你是个聪明的女人，应该知道我想要什么。”他解下自身的衬衫钮扣，露出结实壮硕的胸膛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他身上的危险气息不但加重且变得深沉，他望着她的那种锐利眼神，好似追捕猎物的野兽。

她自知死期大概不远了。

“只要你答应我的条件，我可以原谅你刚才的无礼。不然.....”他邪笑

一声，低缓靠近她的脸侧，湿滑的舌尖舔扫过她的耳垂。

“你敢……”她的声音微微颤抖，语气却是勇敢的。

是该说她不怕死还是勇敢过火？“不妨试一试。”他强行将她身前的枕头丢到地上，不让她有片缕遮蔽。

“你是开玩笑的吧……”她退却了，强硬的态度忽然软化。为了逞一时之勇而赔掉自己的贞节，太不值得了。

“已经来不及了。”他不再给她机会，反手一拉，将她拉向怀中，灼热的唇覆上她的，炽热的手在她光洁细致的身体四处游移抚摸……“我……改变主意了，我答应你。”她含泪喘息着，完全挣脱不了被箝制的双手。

“你答应什么？”他停下动作，深邃黑眸勾着她的。

“只要你不碰我……我答应你加入埃及的探勘计划。”她恨恨地看着他，紧咬嘴唇。

她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屈服于这个男人的淫威之下，这个身上烙有黑色印记的霸道男人，令人可恨。

“喔，你真的愿意放下手边的成吉思汗，和谷教授一起解开金字塔之谜？”他饶富趣味地盯着她又骇又恨的秀丽脸庞，脸上有着邪恶的胜利笑容。

他果真抓到她的弱点，逼她乖乖就范。

“只要你离我远一点，不要再让我看到你，要我和木乃伊睡觉都可以！”

她反瞪他一眼，咬牙切齿地用手挡住胸前的诱人肌肤。

这个家伙果真得罪不起。今天她差点失身，那明天呢？一想到往后的长久合作计划，她的眉心不由得揪在一起。

“你宁愿跟一个缠满麻布带的千年死人共处一室，也不想跟我在一起？”他的话中带着笑意，这个女人很有意思。纯真、成熟，勇敢、独立，最重要的，她把他当常人看待，不因他的身分特别而另眼对待。

“别看不起五千年前的埃及木乃伊，那些帝王陵寝的木乃伊可都是一国之尊，非富即贵的古代王者，现在的人想当木乃伊都还没机会。”她毫不客气地反驳。

“如果我生在古代，我一定是王。”他凝视她，自负地表示。

“是啊，如果我生在几千年前的古代，我还可能是公主呢！”她没好气地取笑他的狂妄。

“你不但会是公主，还会是我的宠妃之一。”他右手的食指托着她的下颚，拇指轻画她的唇，神情暧昧。

“如果你想调情，去找你的女人们。别把我的身分立场搞错！”她正视他，表情严肃。

她表面勇敢，心底却因两人的亲近而紧张不已。都已经答应他的要求了，他为何还不离开她的视线，这个傲气的男人真让人神经紧张及厌恶。

“女孩子当考古学家很辛苦吧！你得和男人做同样的工作，睡同样的克难房间，吃难吃食物，大部分的实地考古学者多为男性，因此你的个性也就被他们影响，渐渐中性化。”他凝视她，大胆审视着。真可惜了这张漂亮且有灵魂的脸蛋，让她整天和那些死人骨头及历史古迹为伍，真是白白糟蹋了老天对她的眷顾。

“你说话很警扭，干脆直说我像个男人婆不就行了。”她没心情跟他在床上“抬杠”，光着身子在这男人眼前，如同被“视觉强奸”。于是她里着浴巾准备滑下床，从他怀中逃开：“这个时候临阵脱逃，不太好吧？”他没有阻

止她，手撑着头侧躺床上。

“你再调戏我，小心挨拳头。”她紧裹着身上的浴巾，凶狠地回头瞪他一眼。

“啧啧啧！”他没有说话，只是沉笑一声。

“我不管你的财团力量有多雄厚，我要让你知道，别以为钱可以买到一切。”她话中有话地警告他，准备立刻离开这间屋子。谁知她的右脚才一跨步，整个人就失去重心，往地下跌去，紧裹在身上的浴巾也跟着松开……这次，他没有出手救她，侧躺在床看好戏。

“我叫你不要乱动，你偏不听，现在可好了。”他看着她跌坐在地的痛苦神情，嘴角挂着冷冷的笑意。这一跌，她大概一个月不能走路了。这样正好，省得他还得花费心思派人守住她。

“你一定会下地狱的！”再度抓回浴巾后，她恨恨地咒骂他。神情因脚踝的疼痛而直冒冷汗、扭曲变形，煞是吓人。

“女人还是不该生气，再美的脸蛋也会因生气而变得丑陋，要记住。”他动作俐落的从床上一跃而起，边说边离开床畔，显然没有扶她一把的意思。

“你不但会下地狱，还会不得好死。”她的诅咒多加一道。遇到了这个自负霸道又无人性的男人，算她倒霉。一定是她过去的挖掘工作触怒到某些亡灵，所以她才会得到报应，被这家伙玩弄在掌心。

谷玲珑咬着牙想从地上起身，却怎么也起不来。懊恼之余，耳边尽是由近而远的狂妄笑声。

今天的仇辱，她一定会回报他的。

“老大，这样好吗，把她留在这屋里？”任无怨一离开卧房，在外守候的司徒木便趋步向前。

“有什么地方比留在我身边更安全？”他正眼不瞧地往书房走去。

“谷小姐留在这里的确安全，但她会带给我们很大的麻烦。”司徒木亦步亦趋地跟在主子身后，来到书房。

“放她一人，她的麻烦会更大。”他淡淡地回望司徒木一眼。多少人的目的跟他一样，想藉由她及那张地图得到无价之宝。

“话是没错，但在她尚未答应之前，我们没有保护她的义务。”“她刚刚已经答应了。”任无怨嘴角扬着笑意，手中的于缓缓点燃。

“条件是……”司徒木有些意外。谷玲珑如果真好搞定，也不需要老大三番两次亲自出马游说。

“她叫我永远不要在她面前出现。这个条件很有意思是不是？”任无怨的笑意更浓了。她这点头，他这三、四个月来的努力就没有白费了。

“老大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司徒木煞是讶异，跟在任无怨身边也有十五年的时间了，他可从没见过任无怨因一个女人而龙心大悦。

自从三个多月前在艾斯纳和谷玲珑有过一面之缘后，自此任无怨的行事作风稍有改变，且完全针对那个女人。一旦和谷玲珑的事情牵扯上，他的态度就会改变，变得毫无章法可言。

“什么怎么回事？费了三个月的工夫好不容易让谷玲珑点头答应，我们该喝酒庆祝才是。”他边说边从酒柜中取出好酒来。

任无怨和司徒木虽是主仆关系，但两人私底下的交情却相当好。他们两人是十五年前在纽约认识的，结识过程如电影般精彩，除了他们自己，没

有第三者知道两人的过去。

“你知道我在说什么，如果你真想让谷玲珑点头答应，根本不需要花上三个月的时间，在艾斯纳时你就可以搞定她了。”他无法理解为何他要浪费时间在她身上，以他的强硬作风，他有的是办法当场让她跪地求饶，哭着点头答应。

“你问的问题，我不知该怎么回答。”他又着腿倚坐在书桌上，摇了摇手中的酒杯，面无表情。

“要我叫几个女人来玩玩吗？你最近都没有女人来调剂生活。”司徒木征询他的意见。

身为黑道大哥的任无怨，身边理该不缺女人，这两个月来他却一直没有新的床伴出现。

他摇头，毫不考虑。

“为什么？你已经有二个月没有碰女人了。”司徒木为他的异常担心。

“没意思。”短短三个字说明一切原因。

“怎么会没意思，你喜欢的女人没有一个逃过你的掌心。”依他的权势地位，还怕找不到喜爱的女人吗？自动送上门的女人多如过江之鲫。

“那些女人都是一个样儿。”他喝下浓烈的酒精液体，自嘲一声。见到谷玲珑后，他突然发现身边的女人没一个是良家妇女。愿意跟在他身边的女人，几乎部跟黑道脱离不了关系。

“雅希呢？你不是说过她很特别？”司徒木提起一个久未挂在他嘴边的名字。

“雅希……”任无怨陷入思索中。

“是啊，要不要我叫她立刻过来台湾？”司徒木建议道。

“不了，让她一个人好好生活，不要去打扰她了。”任无怨摇头，断然拒绝。

“老大，你该不会对谷玲珑有意思吧？”司徒木试探性地询问。

“就算有，那又如何？”任无怨冷淡地扫司徒木一眼。

“谷玲珑她……”被任无怨这么一问，司徒木哑口无言。

“说啊，你对她有何顾忌？”任无怨逼问。

“谷玲珑她是一般人家的女儿，跟我们黑道是不同世界的人。”其实，真正的顾忌他并未说出口，他直觉谷玲珑会带给任无怨很大的影响力，因此才不赞成主子接近她。

“只要她不排斥黑道，这一点顾忌就不成立。”任无怨一口否决掉他的隐忧。

“可是……”“不要再可是了，事情没你想的那么严重，我的心可是不轻易交给任何一个女人的。”任无怨冷冷啜了一口酒，示意话题到此结束。

“是。”司徒木见他已沉下脸，自知不该再多说。不然一旦惹怒他，就算他和司徒木关系匪浅，也没有免死金牌可抵。任无怨一发起怒来，残酷的程度可比古代霸君。

“找个医生看看她的脚，在此之前先用冰块帮她敷一敷。”任无怨的语气不冷不热，平静的语调让人捉摸不住他的心思。

任无怨究竟以何种心情对待谷玲珑？为何他一见到她，竟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，而她身上的那道酷似鞭痕的胎记，又令他如此在意……他到底怎么了，怎么会有这种可笑的心情？面对内心的莫名情绪，身为当事人的

他其实同样受困惑，不明白当中原因。

纵使不明白心情悸动的原因，他相当在意谷玲珑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

医生帮谷玲珑受伤的脚踝治疗过后，她一个人躺在偌大的床上，瞪着头上的天花板，翻来覆去。

她无法相信，任无怨刚刚竟然吻了她，而且还是该死的下流和不要脸。

虽然不曾有过男女之事的经验，但亲颊、啄唇的心动作在她长期和老外共事的状况下，她并不陌生。经年累月和一群专业顶尖的异性工作伙伴相处，她熟知男人的习性，也明白男人在生理冲动时，人性的原始欲望有时会让它们失去控制力。

她知道自己在性爱合一的观念下，绝不可能如男人般，仅为了宣泄生理需求而上床。

她对这样观念的自信和坚持，多年如一日，在未找到共度一生的伴侣前，她绝不允许自己的身子沾染上不贞的印记。

欧美男人对异性的热情和大方，她早已习惯，见怪不怪。但该死的，任无怨竟然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吻了她，甚至意图侵犯她的身体。她很明白，今日是她运气好，她才得以逃过一劫，明天以后呢？当同样的情形再次发生，当他的男性荷尔蒙再次席卷全身，她该如何从他炽热的欲望中逃开。

她很清楚，像他这种唯我独尊的男人，绝不会将她的个人意愿放在心底，女人对他来说，只是满足大男人自尊的玩具。

她是否该庆幸，他和她的关系建立在互取所需的合作基础上，他要她脑袋中的东西，而她要的是重建蒙古研究营地的所有经费。两相比较下，似乎互不占便宜，但刚刚那一吻却让她惊愕地发现，他要的不只合约上的那些东西，他的侵略和挑逗，让她那原本毫无防御的芳心竖起警戒的旗子。

她必须尽可能远离他，非不得已相处一起时，小心翼翼更是必然的。

她有些懊恼，刚刚点头答应前她就该发觉他的企图并不单纯。这个心机深沉、全身充满黑色气息的男人所图为何？又想从她身上得到什么？她自信身边没有什么东西是他有兴趣的。财富、权势、名利、女人……早已如囊中物般掌握在他手中。

若他想要的不是这些人世虚华，那又是为什么？难道他身边没有其它女人可供他把玩愚弄？再不然，刚刚那一场令她心有余悸的激情，只是他擅长的男女游戏之一，他乐见的是她在面对他的侵略时慌张失措的窘态？即便在床上，这个男人也不失霸道残忍的本性。她怎惹得起这般的男人？他对她那若有似无、扑朔迷离的态度如果是游戏也就罢了。如果不是，在往后的合作关系中，她又该如何自处呢？思路纠缠不清的头疼加上脚痛，今晚注定是无眠的一夜了。

“玲珑，昨晚你人在哪里？我昨晚找你找了一整夜，担心死了。”黑泷将史在饭店咖啡厅见到谷玲珑依约出现，他那牵挂一整天的情绪终于放了下来。

昨晚打电话找不到人后，他还冲到饭店去找人。

她一夜未归，他以为她出了事。

“对不起，将史，昨晚我在……在一个朋友家，留在那里过夜。”见他一脸着急的模样，她歉然地在他对座坐下。

“我看你还是不要住在饭店好了，一个女孩子单独住饭店是很危险的。不如你先委屈一下，到我的公寓住一住，反正我明天就要回日本了，明天以后那层房子就可以留给你自由使用。”出于关心和爱护，他提议道。对于昨晚的详细去处，他并没追问。

“将史，我想回日本。”一整个晚上无眠，令她的脸色相当糟糕。

“咦？怎么突然想回去？”“我这边的工作已经结束，蒙古营地那边短时间之内也不可能有动静，想来想去，还是回日本一趟好了。”她有些无奈地解释。

“你的精神不是很好，怎么了？”他敏感发觉她脸色异常，语气欠佳。

“脚不小心扭到了，痛了整晚。”她抬起隐在长裙内的伤脚。

“不小心扭伤？玲珑，这怎么回事？”她不是粗心大意的女孩，这种事很少发生在她身上。

“没事，被两只疯狗追着跑。”她轻描淡写地交代过去。

“疯狗？这个人挤人的地方也有疯狗？”他不疑她的话。从小到大，他一直很信任她的言行。

“是啊，还很凶呢！这个地方一点也不安全。”她一口饮尽侍者送来的咖啡。

“既然如此，明天你还是跟我一起回去好了，反正爸妈现在不在，我一个人也挺无趣的。”见她有心隐瞒，他没有立刻追问，把心中的疑惑暂搁着。

“你的女朋友呢？不要告诉我你一个女朋友都没有。”她笑问。他的近况她并不清楚。依他的长相和家世，他身边不该缺少女人的。

“被你猜对了，女友从缺中。”他一脸无奈。

“怎么会？”她则一脸惊讶。

“直到几个月前断续交往过几个女友，但最后还是各奔东西。”他苦笑一声，笑容依然温柔迷人。

“个性不台？”“不是。”他摇头。“她们不是我的真命天女。”“真命天女？”“嗯，就是你们女孩口中真命天子的意思。”“难道你已经知道谁是你未来的另一半？”她侧着头问。

“不甚清楚，但隐约的感觉。”“我认不认识？”她可好奇了。

“你和她很熟。”他神秘地直视她。

她亮丽的身影映入他那迷人的眼眸中。

“将史，别开这种玩笑。”她低下头来猛喝白开水，回避他若有所思的眼神。

“这么多年没见，我以为已经淡忘掉心中那份感觉。直到昨天见到你，我才知道那份情感一直还在我的心中，只是被隐埋在潜意识最深处，昨晚见到你时，它便又苏醒了。

昨天一整夜我睡不着，满脑子都是你和我小时候的回忆。”他那温和的认真神情如春风般诱人。

“你只是突然心有所感罢了。”她的视线变得冷绝。“明天你还是自己回日本，我想多待在台湾几天。”她忍着脚痛站起来，打算离去。

“玲珑！”他跟着起身，拉住她准备离开的动作。“难道你已经对我没有感情，现在我只是一厢情愿？”他追问。

“不要逼我。”她低着头，紧咬着唇。

“我不懂，为什么只要一提到我对你的那份情感，你就开始逃避？我们

两人虽然有血缘关系，但我对你的感情却是不争的事实。如果你一直逃避，那我怎么办，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独自承受这种痛苦。”在大庭广众面前，他尽量压低音量。

“我能做的，都已经做了。”她无助地看着他。

“在我眼中，你是在压抑心中的感情，不敢面对它。”“你以为这些年来我漂泊在外为的是是什么，你以为逢年过节时我一人在外好受吗？好不容易挨过了这些年，我也已经说服自己舍弃这种感觉，我做到了，但是你呢？在经历几段不用心经营的感情后，便放弃理智的抗争，回头找寻过去的情迹，以为只要找到我，就可以找回我们的过去。我们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不能再玩办家家酒的角色扮演游戏。”两人就站在大厅中争执，无数的眼光落在他们身上。

“玲珑，身为你的表哥不是我愿意的。”他抓着她的手腕，不愿放她走。

“将史，你我都清楚，我们之间是绝不可能的。”她明亮的眼眸隐着乞求。

“玲珑……”“你如果心中还惦着我，就不该还和其它女孩交往，那对她们太不公平了。”她黯然地甩开他紧抓的手。

“我不是没有用心经营我的感情，只是每次和不同女孩交往后，心底的声音总是告诉我，真正的天女就在我身边，我不该再盲目追求其它的爱情。”他舍不得心中对她的特殊情感。

“好，就算我们愿意给彼此一个机会，那又怎样呢？”她冷艳逼人的神情说明一切。

“我们可以住在一起，虽然没办法结婚，但我们可以生活在一起。”他的态度相当认真。

“我说过了，这是不可能的。”她坚毅的神情说明了拒绝。

“你……有了其它的男人？”他将重点移至她现在的交往状况。

“没有。”她一口否认。

“那么是谁送你来饭店的，你的朋友？”“我没有必要告诉你。”她已受够了自己和他那若有似无的情感。

“玲珑，跟我回日本，好不好？”他恳求。

她自嘲一声，没有正面回答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“以前我跟你提过有关约塞和哈希姆王国的神话故事，你还记不记得？”她忽然跳到这个话题。

“我当然记得，那是从一首古老歌谣而诠释出来的爱情故事，歌词内容尚无正式资料及考据。”“没错，那故事中约塞王子曾经一度失去他的族人和爱人，你知道原因吗？”他摇头，不懂她葫芦中卖什么药。

“那是因为约塞王子爱上了暗恋他的堂妹杜野，结果为了救杜野，他答应哈希姆国王的要求，愿意拿镇国之宝“约塞之神”来交换杜野的性命，因此他背叛了信赖他的族人，还有杜野对他的信心。”小时候从父亲口中得知这故事后，她便有特殊的认同感。

从小，她的第六感就相当灵验，所以对于那些年代不明的出土古物，她总是能很准确地推测出年代，也因此得到“小灵媒”这个外号。而这古老的爱情故事，却不知怎地老是有意无意地牵动她的心。

“我不懂你想告诉我的意思。”他摇头。

“不要背叛我对你的信任，将史。”她若有所思地看着他。“我相信你一

定能找到你此生的真命天女，但那绝对不是我。”“玲珑……”“我喜欢做你的小表妹，那是一种无法切断的血缘关系。”她只求他能了解她的苦心。“你听过慧剑斩情丝，但没听过慧剑斩亲缘吧。”她相信冥冥中自有安排，今世她身为他的亲人，自然有其作用。

“我们之间……真的不可能了？”见她如此果决，他的心似消血般。

“我想走了，我的脚又开始抽痛。”她没回答他的问题，一跛一跛地往大厅门口走去。

“玲珑！我送你。”他匆忙付了咖啡钱，准备追上去。谁知才走没几步，忽然看见一个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。那男人突然抱起她，大摇大摆地往门口方向走去，不顾玲珑的挣扎反抗……那个男人是谁？为何对她如此无礼下流？“玲珑！”他大喊一声，准备跨步追上前去。却被自身后忽然出现的两个男人半路拦截。

“你们是谁？为何挡住我的去路？”他望着这两名全身黑衣、戴着墨镜的壮汉，用英语怒问。

“将史先生，谷小姐有我们老大护送就行了，你请回吧。”对方用手挡住他去路，态度还算客气。

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黑泷将史也不是简单人物，依对方的穿著及黑色西装的徽章，他心中已有个底。

“老大交代，你和谷小姐的事情到此为止，如果你再出现纠缠，到时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。”对方警告完，动作敏捷地步出大门，坐上接应的车子立即离去。

黑泷将史追上去时，已人去楼空。

他们到底是谁？他努力回想刚刚带走玲珑的那个男人的身分，还有那两个家伙身上所配带的徽章。

如果他没记错，刚刚那几个目中无人的家伙，他们的身分应该是……“不会吧，为什么玲珑会和黑道的人扯上关系？尤其是神德会的人……”他整个人呆愣在原地。

神德会的恶势力在日本无所不在，听说神德会之前的领导人是一个叫做死神的神秘人物，后来死神因故隐退，这几年就由他人担任会长，刚刚那个一身黑色霸气的嚣张男人，难不成就是接位的年轻人？黑泷将史忧心地猜测着。他无法想象玲珑为何会招惹上黑道人物。那些在道上混的家伙根本不是人，一旦被咬住就别想逃掉。这么简单的道理，她不可能不懂！

黑泷将史紧握拳头，他明白那个仿佛全身燃着炽焰的男人，在未来势必要和他再度对上。

3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谷玲珑在饭店大厅突然被任无怨拦截上车，待她被塞入车内坐稳，她劈口责问身边的任无怨。

“什么什么意思？”他还以一个问号。

“你为何干涉我的行动自由？”大庭广众下把她抱走，也只有这不要脸

的男人才做得出来。

“不是干涉，是保护你的安全。”他淡淡的扫她一眼。飘逸的牛仔连身长裙衬着她修长的身形，加上不施胭脂的清丽脸蛋，自然的模样相当吸引人。

“保护我的安全？”她向他投去讨厌的视线。

“既然你已经答应我们的合作计划，我自然有义务保护你的人身安全，免得被其它垂涎的家伙伤害。”他若有所思地望着她，一脸正经。

“就算真是保护我，也没必要在大家面前把我劫走。你刚刚那么做，让我浑身不自在。”她没好气地责备。

“那个男人让人看了不顺眼，我不喜欢。”他答非所问地冒出这句话，语气相当冷淡。

“将史长相如何不关你的事，你这个人简直莫名其妙！”她呕死了。她才看他不顺眼，自以为是的家伙。

“他是你的男人？”他的语气不冷不热，让人摸不着情绪。

“是又怎样？”她斜睨他一眼，充满挑衅意味。

“如果真是，他只能自求多福。”语气平淡到不着痕迹。

“将史他又没惹你，你何苦咄咄逼人？”“看他不顺眼。”他的理由让人发火。

“你们这些混黑道的，根本不是人。”她狠狠地反击回去。

“真正的黑道，你还没见识到，别妄下论断。”自始至终他的语气冷静平淡，不因她的言语而动气。

今天中午他有要事待办，因此吩咐司徒木负责看好她，并可以给她适度的行动自由。

在得知她傍晚跑来饭店赴朋友约后，他决定顺道过来接她，一起去吃晚饭。最重要的，他想见见她的“朋友”，能够让脚痛的她不顾一切赴约，可想而知这个朋友的重要性。

“我才不想见识你的黑道暴力，现在要去哪里？”她没好气地问。事到如今，她真的是脱不了身，不如将计就计，看看这家伙到底在玩什么花样。

“吃晚饭。”“干么要我和你一起吃饭？我肚子不饿。”他的回答令人喷饭。

“吃饭就吃饭，哪来这么多问题。”他难得的耐心已经蠢动。

“如果你一直强迫为难我，我会毁约的。”她威胁他。

“毁约？”他正视她的脸蛋。

“嗯。”她一脸认真严肃。

“你没那本事，别妄想。”他的自信超出常人，她的威胁显然无用。

“哼，你的前世一定是只蟑螂。”她闷哼一声。

“长得人见人爱？”他挑眉。

“让人恨不得一脚踩死你。”她咬牙切齿地别过头，决定不再跟他浪费口水。

白讲！

任无怨表面上不吭声，私底下却因她的这番话而笑得绝倒。她竟然说他的前世是一只蟑螂，真是大胆且富有想象力。

当他嘴角扬起一抹若有似无的微笑时，前座的司徒木深感不妙。刚刚两人之间的争执看似严重，然而任无怨非但没有动气，反而一副乐在其中的样子。

旁人感觉不出，他却很明显地感受到主子的愉悦。谷玲珑这个女人的影响力远比他想的还严重，他得想办法降低主子对她的注意力。否则，他担心顺其自然的结果将危害到整个组织。

对任无怨一向忠心不贰的司徒木，心底有了个主意。

任无怨所谓的吃晚饭，就是来到一家高级奢华的日本料理店，并包下整家店面，杜绝其它客人的进入。

偌大的豪华 VIP 包厢中，就只有他们俩和侍者，以及一整桌高级怀石料理。

“今天早上我跟谷教授联络，他知道你愿意加入这次的研究探勘计划，高兴得不得了。我和教授讨论后，希望整个计划能够在两个星期后正式展开。”古典雅致的和室内，他豪气十足地盘腿而坐，两旁各有侍女伺候着。

如帝王般的享受和排场。

“两个星期后！不行，时间太短，不够准备。”坐在对座的谷玲珑，专心地吃着眼前的丰盛食物。至于他的谈话，她心不在焉。

“你还需要准备什么东西？”他发现，他喜欢见她拚命吃东西的洒脱模样。

女孩子通常吃的不多，即使有好食量，在他面前也都刻意保持淑女的矜持。她则不同，她那毫不矫柔造作的自然表现，令人激赏。

“几年前我放弃埃及那边的的工作，全心投入蒙古研究后，已经好久不曾碰触埃及学，我想先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好好研究这几年的新发现，这样会对往后的探勘工作有所帮助。”她放下筷子，喝了口煎茶润喉。

“我不明白你为何突然认真起来？”这计划是他昨晚强迫她点头答应，而她今天的态度竟如此认真，令人匪夷所思。

“我做事向来认真，尤其牵扯到本行。”她瞧他一眼，她可是个很敬业的人。

“我知道你相当敬业，只是没想到你的心理转变这么迅速，昨天你还死不肯点头答应。”他取笑道。

“我答应的事，我会全力完成。”她又挟了块生鱼片，并沾上很多芥末。

“喜欢这里的菜吗？”他问，同时也大口地吃了起来。

“不喜欢。”答案可毫不客气。

“不合口味？”“气氛不好。”她直言。

“怎么说？”这家店可是他万中选一的名店。

“跟你在一起吃饭，再好的饭菜都如同嚼蜡，索然无味。”她吃饱喝足了，无意再和他抬杠下去。

“我有这么讨人厌吗？”他问，语气是无辜的。

她没有回答，只是闷闷地坐着。

“我在等你的答案。”语气是严肃的。

“我刚刚已经说过了，同样的答案我不想重复。”她勉强抬起视线扫他一眼。

“我猜，你讨厌我的原因不是我这个人，而是我的黑道身分。”他不介意她的冷淡。

她的心头一震。

“我猜对了。”见她骤变的脸色，他了然于心。

“我讨厌你，更讨厌黑道。”她冰冷的眼充满鄙视，示意到此为止。

“没有我允许，你出不去的。”见她起身，他冷声警告，但她显然不吃这套。

“你可以派人跟踪我，这是我的最大极限。”她冷冷丢下话，跨步离去。

谁知才拉开纸门，一大群黑衣黑裤的家伙守在包厢走廊各个角落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她望着寸步难行的走廊，紧蹙眉头。

“他们都是我的手下，负责我的安全。”他起身来到门边，直立在她身后。

“你每次出门都这么劳师动众？”刚刚在车上她忙着跟他斗嘴，根本没注意到随行车有几辆。乖乖，总统出巡也没这么壮观。

“现在是非常时期，所以人多了些。”他淡淡地扫了众属下们一眼，早习以为常。

“我无法想象你过的是怎样的生活。”她摇头，语气是叹愕又似怜惜。

“你以后多的是机会慢慢了解我。”他坐回座位，示意女侍帮他添酒。

她竟然同情起他！这个神色不冷不热的女人，善感程度远超过地想象。

过去三个月来，他派人监视她，企图从中找出他所要的东西——她的弱点及她的个性。

事实证明，书面报告终究只能参考，她那时而纯真、时而成熟、时而热情、时而冷漠的多变性情，勾引起他强烈的征服欲望。她对情感的超乎冷淡是他无法理解的，在她不冷不热的面具下，她的芳心彷若同时掺杂着冰块和热水。

轻易到手的东西他从来不爱，嗜血的他喜爱在挑战与征服的过程觅得成就与快感。

能够遇上旗鼓相当的对手，他求之不得。

“你的身分到底是什么？”她转过身，终于用认真的态度对他。

她对任无怨完全不了解，只晓得他是黑道的混混。然而实际看起来，他又不像只是人混混那般简单，依他那目中无人的权贵气势，他八成是漂白过的企业金主吧，她猜。

他没有直接回答她的好奇，只是一味地喝酒，用深炯的眼神凝视前方。

见他沉默下来，谷玲珑顿觉气氛凝重。这家伙能够自负得不可一世，终是有他的道理，他的呼吸竟也能影响周遭空气流动。

“你真的那么介意我的身分？”他终于开了口，神情平静严肃。

“我……”她停顿了下。

她的问题好似捣到他的痛处。

“我并没有明确告诉谷教授我的身分，一来他只知我是金主，愿意出钱供他继续研究；二来我觉得没有必要让太多人知道，免得惹是生非。不过你既然问起了，我也不想刻意隐瞒。神德会……你应该知道吧？”他的语气有些犹疑，现在告诉她事实似乎早了点。

“你是神德会的人？”她的神情刷地苍白。

“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想些什么。”他一脸冷峻。“蒙古营地那件惨案不是神德会下的手，我们手段没有那么卑劣。”“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说的话？警方的鉴定报告已经出来，神德会是最大的嫌疑犯。”她佩服自己还能够冷静地跟他说话。她发过誓，一旦让她知道凶手是谁，她一定会帮那些枉死的工作伙伴报仇。

“神德会只是嫌疑犯。”他出奇地平静冷然，对她。“根据我方组织的调

查，白氏企业的白荷是幕后黑手之一，想藉由借刀杀人的方法嫁祸于神德会。但经过更一步深入的了解，在白氏之后有更大的一只黑手。对方不但嫁祸给白氏，且还试图挑起白氏和神德会之间的纷争。”“那么真正的幕后黑手是谁？”她咬唇。她该相信他的话吗？“还在调查之中，在没有掌握到对方的证据之前，我方无法妄下断言，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纷争。”他据实以告，毫无欺瞒。

“你以为这番说辞就可以让我相信神德会是无辜的？”她紧握拳头。“早知道你是神德会的人，说什么我也不会答应你的鬼探勘计划。”恨恨地丢下这句话后她愤然离去，留下一脸冷峻的任无怨。

司徒木则神情严肃地陪侍在侧。

“啧啧，真是辣。”几秒的愕然后，任无怨拿起筷子，吃着沾满芥末的生鱼片叹道。

“老大，要不要派人去抓她回来？”司徒木终于开口。

“找人跟着她，别让她出事。”他冷声交代。

“那么今晚呢，放她自由行动？”他请示。

“随便她了，只要她高兴就行。”猛喝酒，他的语气充满放弃与无奈。

“老大，你对谷玲珑太宽待，她才会不知好歹，愈来愈嚣张。”司徒木观言。他不乐见主子被那女人牵着鼻子走。

“查出那个男人的全部资料，愈快愈好。”任无怨没听进去司徒木的话，他的心思全在两人方才的对话上。

“老大……”“别紧张兮兮的，那不像你。”任无怨反瞪司徒木一眼，责怪司徒木的多心与多虑。

“我不明白……我是说时间上太短了，你不觉得你对她的感情太过荒唐盲目？如果是玩玩也就罢了，但你的态度却非如此。”身为部属，司徒木有义务提醒他。

“是吗？”任无怨意外地没有动怒，黑炙的眼更加深沉。

盲目？任无怨锁眉深思。盲目是爱情的本质，若不盲目就称不上真正的爱情。不是吗？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……任无怨现在的心境该是这般。

“老大，你是玩真的还是假的？”见任无怨神情隐现少有的认真，司徒木更觉不可任其发展下去。

“多事。”任无怨冷冷斥责一声，豪气地喝起清酒，一杯又一杯，一盅又一盅他的心岂是轻易地就可交付给他人？如同谷玲珑，在她面对他的仓皇心境中，她依然用冷凝缥缈包裹她的真情。

昨夜在她床上，他戏谑践踏她的自尊之时，最终一刻她想保护什么？或她不愿失去什么？这个答案对她来说想必如生命般重要，他若能揪出，那就是她的致命点所在。

他想征服的，就是她那冷凝色彩下的一颗心。

“玲珑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吹风淋雨？”接到她的电话后，黑泷将史立刻冲到台北车站前的天桥。时近午夜，白昼的热闹街头冷清不少。

谷玲珑独自站在天桥上，任由天空飘下的冰凉小雨打在身上。

“我想冷静一下，不知不觉就走到这边了。”离开日本料理店后，她一跛一跛的走着。她那肿大的脚踝早已痛得失去知觉，变得麻木。

“还好你肯打电话给我，不然我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刚刚那些黑衣人在大厅忽然把你带走，我的心都快蹦出来了。”他紧紧抱着她，亲吻她淋湿的颊。

“将史……”“什么都别说，我们先回我住的地方，不然你会生病。”他脱下自身外套，披覆在她身上，打横抱起她，往停车的桥下走去。

当任无怨拖着疲醉的身心回到住所，一个不速之客现身在屋里。

在谷玲珑尚未出现前，众多女伴中，唯独这年轻女子能挑起他的情绪波动。

“雅希！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他望着几个月不见的可人儿，相当意外。

中村雅希是典型的日本美女，娇娇小小的均匀身材衬着柔顺个性，白皙的青春脸蛋上透着羞怯与腼腆，如粉樱般教人怜爱。

“是……是司徒先生叫我过来的。”她的视线直映他身后的司徒木，嗫嚅嚅嚅的说道。

即使和任无怨已算熟识，面对他时，她仍一脸的敬畏和怯然。

“木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带有醉意的他脾气显得暴躁。

“老大，恕我擅自作主，我觉得这时候雅希小姐在你身边会比较妥当。”司徒木大胆坦言。

昨天晚上司徒木请医生帮谷玲珑诊治过后，立刻打了电话到日本，把中村雅希请了过来。为何是她，而不是其它女人？司徒木以为，在任无怨心中，雅希是他唯一真心善待过的女人。

两年前当任无怨从另一群黑道手中买回火坑中的雅希，并顺手救了她患病的父母亲。

当时他并没有立即占有她，通她履行该尽的义务，反而给了她房子和一切生活所需，将濒临崩溃的一家五口自鬼门关救回。

她是任无怨买回来的人，照规矩她即是他的人。然而一年过去了，除了习惯她的服侍外，任无怨的生活并无多大改变。任无怨向来珍惜他重视的事物，这也是他认为任无怨何以没有占有雅希，何以没有如同其它床伴一般，一旦厌倦，立刻转手卖给别人，让对方从被宠爱的天堂摔下地狱，转卖在一家又一家的声色酒店中的原因。

司徒木一直认为，雅希的幸运其来有自，她能够让任无怨珍视，就表示她拥有让任无怨珍视、舍不得放手的关键点。这就是今天他找她来的主要原因。

“我知道谁应该在我身边，谁不需要在我身边，别自作聪明！”任无怨听了他的解释，啐骂一声，脚步微乱地走向房间。

雅希默不吭声，只是站着静望一切。她向来对他有着某种程度的敬畏，在她心中，他是高不可攀、不可一世的霸王，也是宅心仁厚的救世主。

“去帮他宽衣，他今晚喝多了些。”司徒木低声交代，同时为他的酒醉感到怔然。

谷玲珑负气离开后，任无怨手中的酒便没停过。早知如此，他不该叫中村雅希今晚过来的，谁知带有醉意的任无怨会在怎样的情况下伤了雅希。

“是。”雅希显然很听话，她的个性文静内向，话一向不多。

来到主卧房后，她见到任无怨正在脱身上的衬衫。

任无怨见到她入房，没多说什么。沈默足已代表他的允许。

“让我来。”她来到他面前，伸手替他解开钮扣，动作熟悉又灵巧。过去一年来，她已习惯服侍他，而他也习惯她的服侍。

他任她替他默默地服侍褪衣……盯着她极不自然的俏颜。

“看到我，你还会紧张？”他突然伸手包握住她解扣的小手，低头问道。她小手冰冰凉凉的，还冒着冷汗。

“因为很久没见了，所以我……”她低头支吾着，双颊胀红。即使在十二月天，他的大手依然温暖。

“这几个月你过得好不好？”在他的刻意疏离下，两人已有两个月没见面。之前的十个月，她住在他的寓所中，成为他专属的女侍。直至两个月前，他命令她回家，从此她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。

“嗯，还不是那样。”她点头，语气却很无奈。

“你母亲的病情呢？”他问。

“还不是那样子，医生说大概永远好不了，除非奇迹出现。”她低叹一声，神情柔弱地令人怜惜。

一年多前父亲罹患癌症，母亲则因过度劳累而病倒。不到半年，父亲走了，原本身体很差的母亲因过度刺激，精神变得异常，甚至动手伤害自己的儿女。在那之后，母亲被任无怨送进疗养院，直到现在……“如果病情有任何变化，要让我知道。”他交代。

“嗯。”她点头，继续动手解开衣扣。

“你回房休息吧，我自己弄就可以了。”他终究开口赶人。

“无怨大哥，今晚……我想留在你身边……”她吞吐地表示，不敢直视他。

“你刚从日本飞过来，一定很累，明天再说。”他拒绝她，毫不留情。

“可是……”或许是太久没见面，她竟然贪恋起在他身边的机会。

“不要试图惹我生气。”他脸色一沉，语气冷然。

“我知道了。”任无怨的冷漠态度深深伤害她，比起两个月前有过的无不及。

他因何而变？找到另一个可取悦他的女人，或者已经厌倦她？呵，不论原因为何，这种下场她早该料到，不是吗？是否就因为她一直有期待，才会在这不堪的境地中承受害怕、伤心与不安？她不奢求他爱她一辈子，更不奢望自己能成为他的妻、他的女人。她所执着的，只是一颗报恩与感念的心。

这样的要求也算超出？她不明白呵，若他真不要她，何苦不放过她，而以疏离的冷漠方式折磨自己，他既没彻底从她生命中消失，也没绝情到让她对他灰心的意境。雅希叹息着，悄悄掩门。

房内的任无怨面无表情，解衣的冷漠动作下没有任何心绪波动。

一如他的无情。

4

来到位于北投山区的度假式公寓，谷玲珑简单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黑泷将史，从艾斯纳第一次和任无怨碰面，直至昨晚她点头答应探勘研究计

划。

她的说明简单明了，纯为避免黑泷将史的怀疑和追问。

“既然那个男人是神德会的一份子，你为什么还要答应他的要求？你向来最讨厌黑道分子，不是吗？”黑泷将史站在客厅吧台后，熟练地煮着热腾腾咖啡，而谷玲珑则躺在客厅的沙发椅上，闭目休息。

刚刚淋了一身雨回家的两人已经分别的梳洗完毕，换上干净的衣物。

“如果我不答应，永无安宁之日。”闭目养神的她身上穿著他的白色GuessT恤，半干的微湿长发全部拢在耳后，半躺的慵懒模样煞是迷人。

“在我记忆中，你不是轻易就会向恶势力屈服的。怎么，那些人渣用卑鄙的手段威胁你点头答应？”他端来两杯香浓的现煮咖啡，笑问。

“何止卑鄙，简直下流无耻。”她抬起缠满纱布的右脚，无奈地望着它。经过方才的一番折腾之后，她的脚踝正式宣布报废，往后二个星期，她休想下床走路。除非她拄着拐杖或坐轮椅。

“这脚伤就是他们弄的？”黑泷将史望着伤脚，相当心疼。

“这脚伤跟他们没有关系。”她摇头，坐起身来。

“黑道的人嗜血为生，你跟他们在一起，我替你担心。”他体贴地帮她加了块方糖及一小匙鲜奶。这是她喜爱的喝法。

“不会有问题的，只要我不故意惹怒那家伙。”她盘缩着腿，接过他充满爱心的黑泷特制咖啡。

“我就是担心这点，刚刚瞧见那个男人，就觉得他对你相当不友善。”他提出心中的疑虑。“任无怨在神德会的职位想必很高，不然不会一副不可一世的高傲模样。”他得找机会调查清楚那男人的底细。

“这我就不清楚了，他的部下都称他老大，也不晓得是哪个神德分会的头头。”她懒得再去思考，头和脚都快痛死了。

“你的脚到底要不要紧，要不要我叫医生过来？”见她直皱眉，他问。

“不用了，昨天晚上已经给医生看过了，不碍事的。”她摇头，轻啜一口咖啡。好好喝，令人怀念的香味。

“我们两人好久没这样轻松自在在一起了。”之前两人在大厅所起的争执，她好似全忘了般，见她不记恨，他也跟着轻松起来。

“是啊，现在还能够如此轻松自在，我自己都不敢相信，还是和将史在一起的感觉较自然。”她一口气饮尽杯中的咖啡，颇感认同地说。

黑泷将史盯着她恬静迷人的模样，不发一语。

“怎么了，咖啡都快冷了？”见他握着杯子直打量自己，她出声。

“没什么，只是在回想你之前的模样。几年不见，你变得更加美丽动人。”他摇头笑了笑，笑容牵出温柔。

“你还是没变，那么温柔体贴会说话。”她重新窝回沙发，拉起温暖的被毯披覆。

方才在天桥淋雨的孤单寒冷全被现在的温暖取代。温暖的沙发，晕黄的灯光，诱人的咖啡香，还有他那熟悉的温柔眼神及笑容。只要有他在身边陪伴，她就能够安心下来。

望着她安心闭目休息的神态，他伸出手轻握她的。

她睁开双眸，眼底映入他俊秀的脸庞。

“明天你还是跟我一起回日本好不好？”他温柔地望着她。了解事情真相后，他更觉不能放她一人在台湾。

她摇头。“我会回日本，但我想单独行动。”“玲珑……”“这两个星期我会留在东京找资料，之后会飞去开罗和爸爸会合，如果没有意外，我想顺便见妈妈一面。”她的主意在此。

“你有婶婶的线索？”“嗯，托征信社找的。”自从母亲不告而别后，这是第一次鼓起勇气想见她。

“她现在人在哪里？”他同样关心。在他模糊的印象中，玲珑的母亲相当温柔美丽，一如她现在的模样。

“听说是在大阪。”没见到面前，她无法肯定。

“怎么突然想见婶婶？”“只是想见见她，没别的意思。”她摇头，神情平静。

“玲珑，你还在怀疑自己的身世？”他伸出手，轻抚她的脸。从小她便一直认为谷新寺不是她的亲生父亲，她的怀疑多年来不曾中断动摇。也因此，当她开始怀疑自己并非谷新寺的亲生女儿时，这个念头便一直咬住她，直到现在。

“我只是在追求事情真相，想把答案找出来。”这是她的专长也是她的毛病，如同考古学的工作领域。

“你究竟想证明什么？都已经这么多年了，你还不肯原谅叔叔婶婶？你太过依赖直觉，只会让你自己增添痛苦。”他替她抱屈，深感不值。

“他们两人的事，还不至于让我苦恼，我现在担心的是任无怨这个人。”她终究还是跟他全盘托出。“任无怨那个男人让我恐惧，总觉得我会因此而失去自己。”她垂下眼睑，讷讷地言。

“你对他有特殊感觉？”他很安慰，她还愿意找他商量拿主意。

“嗯，就像灵魂触了电。”那感觉令她害怕。

“你爱上他了？”他挑眉问。

“那种感觉不是爱上他，而是好象原本就已经认识他。”刚开始的感觉还不明显，直到这几天，那种感觉就像忽然苏醒般，愈来愈强烈，压得她透不过气。

“听你这么一说，我更加讨厌那个家伙。”他心底满是妒意，好事都被那男人占尽。

“将史，如果我遇到危险，你会保护我吗？”她满是睡意地缩躺在沙发上，和他四目相望。

“当然，我会不惜一切保护你。”他就坐在她身边，伸手拨弄着她的发。

她头一移，干脆枕着他大腿闭目休息。这种心安的感觉让她好快乐，如果可以就这么永远睡去，多好……“玲珑，如果你真的不是叔叔的女儿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他轻抚她的发，鼓起勇气问道。

他屏息静待她的回答。

“玲珑？”见她许久没有反应，他低下头来。这才发现原来她已经沉沉睡去，均匀的呼吸自她鼻息间缓缓进出。

她的睡容如天使般安详平静，“不管你是怎么看待我俩的关系，我都会好好爱你、照顾你。”将史在心中暗自发誓。

“她昨天整晚都和黑泷将史在一起？”任无怨寒着脸，坐在餐桌上用早餐。

“是的，直到现在，她人还是在那家伙的住所。”司徒木一调查好黑泷将

史的个人资料，一大早立刻呈上，顺道报告谷玲珑自昨晚离去后的所有动向。

“他和她的关系真的仅止于表兄妹？”他的语气显得相当不好，就连坐在一旁的雅希，也感受他恶劣的情绪波动。

“依照书面资料，他们两人的交情相当好，超出常人关系。至于真实的答案得问当事人才知道。”司徒木一丝不苟地回答。

“谷玲珑不是会乱搞的女人。”他将手上的资料丢下，一句话推翻属下的报告内容。

“老大，我手上的资料不会有误，没有把握的东西我不会放进去。”司徒木微愠地表态。任无怨竟然相信谷玲珑而怀疑他的办事能力，真让人无法谅解……这些事皆因那女人而起。

“我没说不相信你手头的资料。”任无怨冷冷地说。“昨天在饭店大厅听不清楚两人的谈话内容，但看得出他们的交情很好，只不过黑泷将史看起来不怎么样，所拥有的全部事业也只有几间祖传的烂餐厅，这种依靠祖荫吃饭的软脚虾有什么好？”他翘着二郎腿，直盯着桌上的资料照片，把黑泷将史批评得体无完肤。

一旁的中村雅希静静听着两人的谈话，默然吃着早餐，不发一语。她早已习惯如透明人般处在这些大男人之间，任由心神飘荡，特别是他们起争执时。

“黑泷将史原本应该姓谷，因他的父亲入赘黑泷家族，所以改姓女方姓氏。据闻，谷家原本家境富裕，后来家道中落，谷家长子不得已才落到必须入赘的境地。而谷家次子谷新寺，也就是谷玲珑的父亲，同样娶了一个富家女，但是那女子生下谷玲珑后，便突然离家出走，后来再也没有她的消息。而一直热中于考古世界的谷新寺，为了可以专心在各地探勘研究，便把刚出生的谷玲珑托付给兄长，也就是黑泷将史的父亲。因此谷玲珑从小和黑泷将史一起长大，相差四岁的两人感情非常好，情同兄妹。”司徒木的报告相当详尽。

“那家伙来台湾做什么？”他喝了口咖啡，视线转移到对座的中村雅希身上。

这女孩还是那么安静，安静到让人感受不到她的存在。

“他来台湾参加慈善晚会，这家伙的人脉关系还算不错，很吃得开。据调查，他身边的女人一直没有断过，直到最近这一两个月才从缺。”“原来他还是个花花公子。”他沉吟一声。“没有女人的原因呢？”他追问。

“不清楚。”司徒木据实以告。

“好了，其它尚未有答案的资料继续查清楚，有新的消息再跟我报告。”他示意话题到此结束。

“老大，你打算在台湾待到什么时候？日本那边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你裁策。”司徒木提醒着。他们一行人已经在台湾待三天，再这样下去，不但耽误神德会组织内部的运作，还会引起台湾黑道和警察的关照。毕竟这里是别人的地盘，太过嚣张总是欠妥。

“再说吧！”任无怨没理会司徒木的提醒，反倒将自己早餐盘中的培根火腿夹给雅希。

她抬起头来，怔望了下。飘忽的心思猛地抽回。

“你变瘦了，多吃点。”任无怨显现难得的和颜悦色。

“谢谢。”她接受他的关爱，眼神却是黯然的。

“既然已经来到台湾，就趁这机会到处去看看，我会叫人开车带你四处逛逛。”他提议，没有给她拒绝的空间。

“无怨大哥……”她犹疑着。

“还有什么事？”他吃东西的动作停下。

“我……我听说台北附近有一间寺庙很灵验，我想去那边祈福。”到嘴边的话硬是吞了下来，她原本想问他谷玲珑究竟是谁，为何他如此在意她？一整顿早餐下来，那女孩的名字出现不下数十次。但，终究是没胆开口……“你说的是龙山寺，我会叫司机送你过去。”他再度喝了口咖啡，连正眼也没瞧。

“想替你病中的母亲祈福？”他补上一句，如同给了一巴掌后问人疼不疼。

“嗯。”沉默又爬上俏颜。

“如果你不放心母亲病情，参观完龙山寺后，下午你可以直接回日本。”他面无表情，毫不关心她骤然的神情变化。

他向来只将注意力放在有兴趣的人事，至于失宠的，便任其毁灭。他一向如此，他的残酷与绝情，这一年来她已习惯了。

“我还不回去……”她不忍目睹他的冷淡，终于低移螭首，视线盯在眼前的法国牛角面包上。对他来说，她大概连报纸也不如吧！他肯愿意让她共桌用餐，她该满足了，不是吗？“既然想留下，那么你就留下来，玩到开心再回日本。”饭还没吃完，他将膝上的餐巾弃至桌边，站了起来。

“老大。”一旁的司徒木等待指示。

“备车，我要立刻去北投把谷玲珑带回来。”冷冷的语调中燃着炎焰，如宣战般。

经过一夜补眠，谷玲珑的精神显然好了许多。

“不用了啦，将史大哥，你不用管我了。”玲珑一身轻便坐在餐椅上，眼前摆满餐桌的，是黑龙将史亲手特制的爱心早餐。

“不行，你脚受伤了，我怎么可以丢下你一个人不管回日本去！”隔着餐厅吧台，黑龙将史探头道。

“你还有很多其它重要的公事待办，不要因我而延误了。”两人因将史的去留而起争执，为了照顾脚踝受伤的玲珑，将史执意留在台湾。

“那些事情我手下会处理，而且利用传真机和电话也是可以处理的。”他的态度显然相当坚持，任凭她说破嘴，仍无动于衷。

“你要是这样，我就不打扰你了，我还是回任无怨那边好了。”她真不愿见他为了她放弃工作。

“玲珑，你好不容易才逃出那男人魔掌，干么再自投罗网？”不悦袭上他的俊容。

“我不希望因为我而影响到你的餐厅事业，换作是你，你也不想耽误我的研究工作吧？”她耐着性子解释。“刚刚我在网络上和以前曾在中东探勘短暂合作的伙伴聊天，他们告诉我，在我退出之前所挖到的那一小堆石版，很有可能是历史上的一个断层年代，所以我拜托他们快递手上的资料和小块石版来台湾，我想利用这两个星期在同好的研究室用功一番。运气好的话，说不定可以推论出石版的正确年代。”说来说去，她就是害怕连累他。

“你的腿伤还没好，你要怎么去研究室？”“可以坐出租车或是拜托别人来载我，反正我自有办法，你不用担心啦！”“那你走路呢？就算拄着拐

杖，万一不小心又跌倒，伤势更恶化了怎么办？”她一个人孤零零留在台湾，他怎能弃她于不顾。

“将史大哥……”“你有两个选择，第一，带着你的资料和石版和我一起回日本，我们家里那间研究室自你离开后一直没有变动过。第二，如果你坚持留在台湾，我会跟着留下，直到你的脚伤康复。”这次他可是铁了心，全因任无怨而起。

“我两星期后就要去埃及，到时候如果脚伤还没好咧？”“我会一起去埃及。”他微微一笑，理所当然的表情。

不会吧？她暗叹一声。

“就是会。”他连她心底想什么都知道。

“你要跟着一起去埃及玩玩，我是无所谓啦，但是任无怨会不会抓狂我就知道了。”她耸肩，一脸无可奈何。

“我去不去，关他什么事？”他从吧台走过来。

“因为你长得太帅了，待在我身边是会让我分心的，到时探勘工作没做好，任无怨就会怪到你头上。”她坏坏一笑。

“你工作没做好，他应该责备你才对。”他接着坐下，动手享用早餐。

“他才不敢骂我呢，谁教他有求于我，万一惹恼我，本小姐一气之下不做了，他就没戏唱了。”对于之间的利害得失，她清楚得很。

“可别忘了那家伙是黑道，哪容得你随意来去。”他捏捏她的俏鼻，提醒着。

“而且我如果真能让你分心，你现在就不会乖乖坐在这里跟我说话。”她会逃之夭夭，避之唯恐不及。

“将史大哥，你就留一点面子给我嘛。”她嘟着嘴，跟他撒起娇来了。“不要怀疑自己的魅力，你忘了多少女孩子被你迷得团团转吗？”从小到大他一直深受异性欢迎，是个风头很健的校园风云人物。

“瞧你把我说得像是个花花公子似的，我抗议喔！”他可不赞同。“这世上再也没有男人比我更专情了。”可惜她明白了。

“我忘了，甜言蜜语也是你的优点之一。”她笑着挖苦他。

“谢谢你的赞美喔，你的早餐再不吃就凉了。”他喜爱和她相处的这种轻松时光，两人好似回到学生时代的回忆中，无忧无虑地挥霍着青春。

“我已经饱了。”她意兴阑珊地望着眼前的美味食物。

“才喝两口咖啡就饱了？”他望着原封不动的食物。“你这小孩这几年到底过着什么生活，把自己胃口搞成这样难伺候？”他蹙眉，为她的胃口忧心。

“人家没有吃早餐的习惯。你也知道探勘工作的地点大都很荒凉偏僻，物资水源都很缺乏，所以大家能省就省，久而久之，我就养成不吃早餐的习惯了。”她一脸无辜地解释。

也只有和他在一起，她才能如此轻松自在，在外人面前，她向来不多话，给人一种冷漠的感觉。

“说的也是，我们分开已经快十年了，彼此的变化已让对方感到陌生，我不能一直停留在十年前，奢望你的一切还像以前一样。”他有些无奈地接受人事全非的事实，他想抓住的过去，早已挽回不了。

“我只不过少吃顿早餐，没必要说得这么严重吧。”他又来了，唉。

“今天有什么计划？”他转移话题。

“不能走路，石版也还没寄到，还能去哪里呢？”她得有安分好几天的

心理准备。

“不如去楼顶泡泡温泉，如何？”这栋以度假为号召的公寓拥有完备的休闲设施，健身房、游泳池、室内温泉……规模媲美大型观光饭店。

“这种冷天气泡汤应该很舒服，要是能一边喝着清酒那就更好了。”听他一提起，她的玩兴大发。

“噢，你的酒量什么时候变好了？”他有些讶然。

“想象总可以吧。”她斜睨他一眼。“反正我也没事做。去泡泡温泉打发时间也是挺棒的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房门口的电铃便响起。

是谁？两个人同时安静下来，视线落在客厅玄关口。

“可能是国际快递送石版过来了，我去开门。”她忘了自己还有脚伤，说着便站了起来。

“不可能，楼下有管理员会代为签收包里信件，不会直接送到这里的。你先坐着，我去看看。”他安抚好她，带着疑惑走到房门口。

一大早的，不会是那些黑道家伙吧？他的念头才起，对讲机的萤光幕上便显现出来客影像。竟然……宾果！他紧蹙着眉头，直盯着来者不善的不速之客。这些人渣的动作也未免太快了吧？“将史，是谁在按铃？”一厅之隔的玲珑拉着喉咙问。

“没人，可能是恶作剧。”他关掉对讲机的影像，决定装作没人在家。对于这些家伙如何通过门房甚严的警卫室来到这楼层，他感到困惑。

“有谁会那么无聊？”她还是站了起来，刚刚看他脸色瞬间刷青，她直觉事情不单纯。

“谁知道，不要理它了。”黑泷将史自以为可以藉此躲过麻烦，谁知他才刚转身准备走向饭厅，卡地一声，房门忽然自动打开……循着开锁声，两人的视线同时落在这位不速之客身上。

“任无怨！”谷玲珑皱着眉低喃一声。这惹人厌的家伙怎么这么阴魂不散？就连这里也找上门来了。

“原来你们都在，我还以为没人呢。”故意说给黑泷将史听似的，他缓步走入房内。

“等等，我可不记得有请你进门。”黑泷将史站在原地，神情变得严肃。

两人身材高大站在一起，视觉相当压迫。任无怨的身材强壮健硕，看得出来经过特别训练，至于黑泷将史，虽然不似任无怨一身肌肉，却也相当结实壮硕。

若说任无怨是个性海派的黑道龙头老大，黑泷将史则像极了高格调的都会雅痞。两人的气质、外貌尽管不同，带有挑战意味的锐利眼神却是一致的。

“如果是在日本，我绝对不会叫手下耍这种开锁的雕虫小技，我会一把枪轰了这个碍事的门，还有……碍事的人。”充满警告意味的话一出口，立刻引来黑泷将史的反击。

“我现在就叫保全人员上楼来，看你怎么再嚣张下去。”黑泷将史自知没有足够的能力可以和他对抗，于是准备找救兵。

“才一开始就搬救兵，你的男子气概哪里去了？”任无怨嘲笑着。

“现在这种社会已经不流行你的男子气概，你不再滚，等一下就让你走不了。”黑泷将史冷淡的模样和刚刚开玩笑时大相径庭。

“我来找人，人一找到我立刻走。”任无怨的视线扫向客厅旁的小饭厅。

谷玲珑双手撑着桌面，微愠的俏颜中抑着惊愕。这家伙到底想要纠缠到什么时候，她不计较他派人跟踪她，已是极度宽容，他竟得寸进尺，硬闯到别人家中。

她睁圆的眼紧揪他，眼睁睁看着他朝自己走来。

“穿著这样暴露，想勾引男人？”他黑炽的眸盯着她，语带嘲弄。

她身上穿著一件相当宽松的长袖T恤，衣长及大腿，T恤之下，没有任何衣物，挺立的双峰若隐若现。下半身那结实修长的诱人美腿一览无遗，显现着另种性感风情。

任无怨不是没见过她衣服底下的风情，然而这副慵懒闲情的居家穿著，却深深吸引他的心。

“在我尚未发火前，你最好赶快滚出去。”谷玲珑的眼蕴藏怒火，她的不悦来自他的无法无天，不请自来也就罢了，还牵连黑泷将史。她和他的游戏中，绝不允许连累到他人，尤其是将史。

“一大早，你的火气可不小。”他谑笑一声，缓缓接近她，两人仅几步之距。

黑泷将史冲到两人之间，挡住他前进的去路。

谷玲珑反拉住黑泷将史，示意他不要插手。

“我跟你说过，两个星期后我自然会前去埃及会合，你不需要如此劳师动众、大费周章。”她望着他身后的保镖及随从人员，眉头紧蹙。

“在你无法向我保证这段时间绝不会有意外发生的顾忌下，我认为适当的保护是必要的，以免前天晚上劫财劫色的状况再度发生。”他的视线落在她的伤踝上。

一旁的黑泷将史听了大吃一惊，玲珑果然有事隐瞒他。

“那件事情本姑娘可是头一遭遇上，谁知道有没有人暗中搞鬼。”她忍着脚上的痛直立着，态度强硬。

“我再卑鄙，也不会拿你的贞操开玩笑。”任无怨低笑一声，“享受”着他和她斗嘴。

“你……”她为之气结，一时语塞。这男人不但个性烂，就连嘴巴也超级坏。

“玲珑，你们到底在说什么？什么劫财劫色，什么贞操？”黑泷将史的神色铁青至极。她竟瞒着他这么重要的事情。

“将史，我不希望将你卷进这些事情。”她回避黑泷将史的追问。

“难道你把我当成外人？你有困难，我不帮你，谁还能帮你！”黑泷将史对她的见外感到愤怒。“我要你把话说清楚，你的脚伤到底是怎么来的？”他直觉这件事一定和他们刚刚所谈的有关。

“我不想解释。”她还以一个冷漠的眼神。

又来了，只要她想逃避，她的神情就会冷淡地让人退却。

“你不得不解释，如果你还在乎我。”见任无怨在场，黑泷将史想挫挫任无怨的锐气。无论如何，玲珑一定是站在他这边的。

“你还是早点回日本去吧。”她自觉多说无益。

“玲珑！”黑泷将史不敢相信，她竟对他不屑一顾。

“都说得这么明白了，还不走。”任无怨眼底隐着讥笑。

“闭嘴！关你什么事？”见任无怨在旁加油添醋，他火气窜上。

“当然关我的事，她是我的人。”任无怨的神情瞬间冻结至冰点以下。

“你的人？好狂妄的口气。”眼底尽是冷笑。“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鬼话吗？玲珑再没眼光，也不会挑上黑道的人渣，除非你用下三滥的手段逼迫她。即便如此，你也只能得到她的人，休想得到她的心。”黑泷将史相信她，一直深深信赖着。

“喔，是吗？”任无怨冷灼的视线移至她的俏脸上。

黑泷将史的这番话，得由她来印证。

“我会跟你走，你就放过将史吧。”欲爆发的怒火忽然熄灭，取而代之的是她充满不甘的黯淡眼神。

“玲珑，你怎么可以跟他走？我不准！”黑泷将史紧抓她的手，又气又恼。

“将史，我不会有事的。”她的眼直视着任无怨，面无表情。

“既然你愿意给我面子，我也不好为难你，这一次就放过这家伙。”任无怨嘴角扬起胜利的戏谑。“你的脚看来很糟糕。”他跨前一步，将她打横抱起。

“不要碰我，我自己走就可以了。”任无怨突如其来的动作，让她显得慌张失措。

他再次在将史面前羞辱她。

“放她下来，听到没有！”黑泷将史冲上前去。他无法眼睁睁见她被欺负，他了解她，她是为了避免他受到波及，才忍气吞声，甚至故意冷眼以待。

“你再挡我一次路，我会让你回不了日本。”任无怨抱着她冷声警告。

“我们单挑，看看回不了日本的人是你还是我。”黑泷将史毫不畏惧任无怨的警告。

“单挑？”任无怨扬眉。“你没有那个资格。”之后是一阵狂妄的笑声，由近而远慢慢远去。

被紧抱在怀的谷玲珑无能为力，只能闭着眼任由任无怨带离。希望将史能够理解她的苦心，她刚刚那么做，全是为了他着想啊！

激动的黑泷将史被两个人高马大的随从挡下，动弹不得。

“任无怨，我黑泷将史今生今世与你没完没了！”冲不破随从的阻挡，他紧握拳头，气急败坏。

他知道，任无怨根本是针对他而来，就算今日避掉一场冲突，明天呢？两人绝免不掉一场大流血。他该怎么办，势单力薄的他没有任何筹码和他正面冲突。

黑道人嗜血，杀人放火可是他们的看家本领。黑泷将史该如何与之对抗？思绪轮转至此，箝制住他的两位随从忽然动起手来，对他拳打脚踢……

5

好不容易将她带离那男人身边，任无怨总算松了口气。

在未见到她之前，他担心必须用最糟糕的方法带走她。还好，这女人挺识相的，个性屈能伸。他对她更加激赏！

坐在车上，各怀心事地沉默着。自上车后，她不曾开口，也不曾正视他，而他深沉的眼却不曾离开她的身影。

此时此刻，她那深不可及的心扉在想些什么？面无表情的心神下又在念着何人？虚无缥缈的眼直盯着雨打的窗外，她的魂、她的心现在又落在何

处？那个男人身上吗？他的手不由自主的伸出，轻握上她的。

“什么事？”她飘忽沉思的心神被狠狠拉回，她回头侧望他。

“我觉得我们两人应该和平相处，毕竟我们是同一阵线的合作伙伴，不是敌人。”他提议道。

“那又如何呢？”她懒懒瞧他一眼。他竟想主动改善和她的相处模式，可笑，她何德何能？“对外，我得时常见血、开杀戒；对内，我自认没必要这么做。”既然利益点相同，他不愿把她当敌人对待。

“很荣幸你把我当成自己人，我受宠若惊。”她语带嘲弄。“只要你愿意减少善意的保护，我们两人的关系自然会有改善。”她不合作的态度相当明显。

“你这样子，要我如何相信你会对探勘研究全力以赴？现在的你，巴不得我永远解不开‘天堂之卷’的谜底，是吧？”他的手抚上她的颊，冷灼的眼定着她的。

“工作是工作，我一向分得很清楚。”对于他的指控，她不认同。

“很好，我拭目以待你的工作表现。”他沉笑一声。“为了表示我的诚意，从现在开始，只有两名保镖会暗中保护你，而且你完全行动自由，不会受到我的约束和监视。”他自以为施舍莫大的恩惠。

她面无表情，显然对他的诚意不抱冀盼。

“只有一个前提，在这两星期中，你必须住在我的地方。至于其它行动自由，我完全不会干涉。”他抚着她的发，开出诱人的条件。

“我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，你何苦拿这话题来消遣我。”她不着痕迹地转移视线，落在那滂沱大雨的车窗外。

这男人够危险、够凶狠、够血腥、够自负。他何苦硬是要咬着她不放？对他来说，她不足以构成威胁与诱惑。她没有深沉的心机和他周旋，更没有过人的美貌供他摘采。

毫无预警的情况下，她嗅闻得出来，她已成为他征服游戏中的猎物。

只是，她不明白，他的掠夺游戏是从何时开始的……

从龙山寺回来不久，雅希便见他抱了个女人。她祈福后的平静心情瞬间破碎。

一进门，眼底映进她的身影。坐在客厅的雅希，慌张收回发呆的视线，仓皇站了起来，视线转落在进门的两人。

他的新欢就是这个女人？雅希不自觉地打量起她。

冷凝约五官、高挑的身材、眉宇之间的英气，何时他的口味遽变，喜欢上这种冷艳高傲的女人？他向来不爱女人高傲自负的，不是吗？打量的视线自两人进门后不曾停过，满脑疑惑随任无怨的声音被截断。

“雅希，龙山寺好玩吗？”他抱着玲珑堂堂走进大厅。

“嗯。”雅希狼狈抽回审视的眼，直觉自己的无礼。如此大胆打量他怀抱中的新欢，万一惹怒他，下场她不堪想象。

“放我下来。”谷玲珑在他怀中出声。

冷绝的声音再次拉起雅希的好奇心，她偷抬起眼帘，小心翼翼地观察玲珑。

“还没到床上，怎能放你下来？”任无怨显然没意愿介绍两人认识，二话不说，他抱着她往二楼的卧房去。

“我又不是病人，干嘛整天躺在床上？”留在耳边的，是谷玲珑的抗议声。

有那么一瞬间，雅希感到眼前一片黑暗昏眩。

任无怨的话字字敲碎雅希的芳心，那女人果然是他的新欢。他们才刚进门，竟然就急着上床……过去一年来，她从未见过他这么急切地渴望和女人上床。这是第一次，却令她如此招架不住，她的心好似被撕碎成千万片、亿万片……雅希抓着法式沙发椅上的把手，好让自己不致昏厥过去。

早该知道今天这种场面她无法避免及掌控，面对这般冲击，她该说服自己视若无睹还是一笑置之？此时此刻，她的心好痛好痛……何时开始，她开始追逐他的身影、他的心，渴求他的眷顾、垂怜？她要如何来安顿自己的这份奢情？她自知没有资格爱上他的，无奈情丝缠绕，作茧自缚，痴心地等过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，等那不愿、不肯绝望的希望。

这其中的幽怨、哀伤、寂寞、挣扎，无悔的深情，缠绵的思忆，要如何才能使那个冷酷无情的男人知道？除非，她把这一颗心换给他，让他亲自体验她的心，他才会明了这一份情有多深，爱有多浓，痛有多苦……永夜抛人何处去，绝来音，香阁掩，眉敛，月将沉。

争忍不相寻，怨孤衾。

换我心，为你心，始知相忆深。

“换我心，为你心，始知相忆深……”晶莹泪水自雅希颊上悄悄滑落。

任无怨好不容易安置好谷玲珑，一回到书房，司徒木便尾随而至。

“老大，营地惨案有最新消息了。”他带了一个大消息。

“喔，是吗？”他挑眉，四平八稳地坐在牛皮椅上。

“惨案的幕后黑手是鬼组。”“鬼组？”原本的面无表情起了变化。“这个消息正确？”“是的，人证已经找到，对方招供了。”“人呢？”他打从心底排斥这事实。

“死了。”“警方那边知道这消息吗？”他扬眉。

“还不知道，小的等候老大指示。”“鬼组现在由中村鬼雄当家，他何苦扯我后腿？”“鬼组同样觊觎成吉思汗的宝藏，他会出手，意料中之事。”“道上没有永远的敌人和朋友……死神以前说过这句话。”他陷入沉思中。

“你打算怎么做？”“我还能怎么做呢？”他反问自己。“中村鬼雄应该还不知道我们已得到消息，不如将计就计，陪他演完这场戏吧。”“老大，如果对手是鬼组，我们和谷玲珑就更不应该待在这里，台湾是鬼组的第二大势力范围，一旦久留定会出乱子。”“在没摊牌前，中村鬼雄还不敢对我轻举妄动，倒是谷玲珑，她的处境的确是危险了些。”“应该说她身边的人都很危险。”司徒木一语双关地提醒。

“谷玲珑这三个月来刻意和人群保持距离不是没有道理的，她很清楚自己的立场和处境。”任无怨抽着烟，黑炯的眼透着深沉。

这是他为何硬逼她点头答应的原因，早一点答应和他合作，对她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

“你故意把她放在身边，一定有你的道理啊。”“为何这么想？”任无怨扬眉。

“就如同我愿意追随在你身边一样，各有缘由。不同的是，这次我无法猜测到你的心思，我不明白你为何如此看重谷玲珑。”“如果我告诉你，我自

己也不清楚，你会怎么想？”任无怨摇摇杯中酒，自嘲道。

“那么事态远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。”司徒木蹙眉。能够让主子在短时间内思路不清，心神不明，除了爱情的魔力，别无二选。

“我不知道自己对她的感情从何而来，只晓得得好好照顾她，不能让她再受到一丁点儿伤害。”“要是她不领情呢？”“她没有拒绝的余地。”

耐不住心底对谷玲珑的好奇，一等到任无怨自卧房离去，雅希立刻找了个借口来到房内。

“谷……小姐，我帮你送衣服过来了。”敲过门后，雅希走了进来。

“你是？”谷玲珑躺在床上，正在咒骂任无怨，待她一看见雅希，立刻半坐起身。

刚刚进门时，谷玲珑便见到雅希了，看她的清纯模样不像是任无怨的女人，大概是他的近亲晚辈吧。

“我是……”雅希吞吞吐吐，不知如何开口。

“如果你不方便说，就不必介意我刚刚的问题，当作我没问吧！”见雅希满脸为难，谷玲珑索性不问，反正她也懒得探知。

“谷小姐……”“你若有话对我说，就不必客气了，这里又没有其它人。”见雅希怯懦害羞的个性，谷玲珑直翻白眼。

“我想知道你和任大哥的关系……”雅希问，鼓足所有勇气。万一她打探的动作传到他耳边，他定会恼怒，他向来不爱女人太过事。

“关系？”听到这两个字，谷玲珑怔愣了下。“你问我何那家伙的关系？”那家伙？她竟然对任大哥如此称呼。难道不怕他知道会生气吗？雅希难以置信地盯着她瞧。

“别这么看我，我猜你误会了。”谷玲珑没好气地侧趴在床，她猜错了，这位看来弱不禁风的漂亮小女人不是他的近亲，大概是他身边的女人吧。这么年轻……“我误会什么？”一想到自己的心思如此轻易被看穿，雅希不免心惊肉跳。

“我跟任无怨只是工作上的合作伙伴，除此之外，别无关联。”这下谷玲珑可稍微放心了，至少那家伙不是没有女人可供发泄戏弄，晚上她不必担心他会寂寞难耐到爬上床找她麻烦。

“工作伙伴？”雅希睁圆了眼。“难道你也是黑道人？”她打量谷玲珑全身的健康气息。

“才不是呢，我是个考古学者，这次是非不得已才和任无怨合作挖坟。”谷玲珑简单解释。如此清丽秀气的佳人，待在那家伙身边实在是太可惜了，真让人感到不值。

“原来如此，那么是我误会了，刚刚看你和无怨大哥一起进门时的样子，我还以为……”雅希不好意思地直道歉。

谷玲珑比冷淡的外表来得平易近人。

“无所谓啦，谁叫我脚受伤没法走路，被他吃尽豆腐。”谷玲珑指了指缠满纱布的脚踝，无奈地摇头。

这女孩不但天真清纯，还很容易相信人。这种单纯的个性，要如何成为任无怨那黑道男人的女伴？他的深沉心机恐怕不是这小女人能招架的吧！

“你如果需要其它东西，尽管跟我说，我很乐意帮你的。”雅希真诚地表示。

“谢了。”谷玲珑笑一笑，如此善良的女孩已快绝迹了，任无怨还能弄到一个，真本事。

“任大哥他现在和司徒木在书房谈事情，需不需要我帮你转达什么事情？”雅希细心地问。

“转达倒是不必了，不过我想打通电话。”谷玲珑担心黑泷将史的情况，谁知在她离开后，那些家伙有没有动手伤害他。

“这边的电话是无法自由打进、打出的……我去帮你问一问。”说着，雅希便要转身。

“不用了啦，连打个电话都还这么麻烦，我看算了。”谷玲珑挥了挥手作罢，反正这地方她也不打算久留。

说完，谷玲珑半坐起身脱下身上的白T恤，动作迅速地换上雅希拿来的衣物。

“这是我的衣服，所以小了点。”雅希红着脸，谷玲珑竟然在她面前换衣，真是大方率性。

“没关系，反正是一件式的宽松洋装，没有差别。”谷玲珑望着身上这件雪纺纱的淑女装，轻柔飘逸的感觉让她似乎也感染到雅希的温柔。

任无怨和这女孩真是绝配，这两人一火一水，一个火爆霸道，一个柔情似水，个性绝对互补。如果换成自己和任无怨，两人铁定整天吵翻天。

“那么你好好休息吧，我不吵你了。”雅希安安静静地退出卧房，一如她缥缈虚无的个性。

鬼组起源于关西大阪地区，以白底蓝字的“鬼”字为组徽，是日本典型的传统黑道，当代领导者为年届五十三的中村鬼雄。

和大多数的黑道一样，鬼组以企业化的经营理念来管理旗下产业，所属的组产不出酒店、电子游乐场、赌场、宾馆、中介业……等等。在中村鬼雄保守中求冒险的观念下，鬼组的组织规模慢慢扩大，人数与日俱增。今日，鬼组已成为关西地区数一数二的黑道之一。

在日本，鬼组的整体规模虽敌不过神德会，其影响力却也不容小觑。尤其近年来，中村鬼雄极力扩充组织，展现其积极东进的野心。

为了庞大的组织扩充经费，他更是将目标放在近来黑道相当热门投资的考古事业上。

中村鬼雄和任无怨有过几面之缘，在大多数的公开场合上，关西势力的鬼组对神德会算是相当效忠，而任无怨对中村鬼雄那种关西男儿率直豪爽、讲义气的个性也是相当欣赏。两人虽不熟识，近五年来两组织倒也相安无事、和平共处好一段时间。

当然，任无怨不是省油的灯，五年前他刚接任神德会总部会长一职时，他便相当清楚所有黑道中，最有资格及可能成为敌人的，非鬼组莫属。果然五年后的今日，中村鬼雄终于按捺不住、开始蠢蠢欲动……“无怨老弟，难得你百忙之中还会想到我这个老头子，真是意外。”任无怨骤然拜访的消息，引起鬼组极大的震撼。

“你言重了，前辈。今日晚辈忽然拜访，不便之处，敬请原谅。”纵然是黑道上叱咤风云的人物，在年长二十载的中村鬼雄面前，任无怨仍不失晚辈应有的礼节。这一点，让道上人相当钦佩。

“能劳动老弟亲自前来，一定是很重要的事吧。”中村鬼雄豪气十足地坐

在自家和室屋内，以盛宴款待对方。

“不是要事，当然不敢前来。”任无怨的态度相当谦逊、冷绝。一老一少，一个年轻气盛、意气风发；一个老谋深算、精明过人，两人那不怒而威的迫人气息充塞四周。

“任老爷近来如何？应该还是老当益壮吧。”中村鬼雄替任无怨斟酒，以示欢迎之意。

“我已经很久没和家里联络了。”任无怨接下酒杯，为中村鬼雄远离话题感到不悦。

“听说这几天你去了台湾，是为了埃及的探勘计划而去？”中村鬼雄善于察言观色，出生于黑道世家的他当然知晓任无怨此行的目的。

“这是我今天特意拜访的原因。”任无怨开门见山地道。“我希望前辈不要插手我方埃及的研究计划，以免让神德会感到为难。”“我对‘天堂之卷’没兴趣，你不是不知道。”中村鬼雄精锐的眼转为深沉。

“而我对‘成吉思汗之墓’同样没兴趣，照理说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”任无怨若有所思地沉笑一声。

“向来如此，不是吗？”中村鬼雄笑里藏刀地反问。

“最近听到消息，因为蒙古探勘营地惨案，神德会替鬼组背了一个黑锅，晚辈特来求证。”任无怨语气是严肃的，不容欺瞒地强硬。

“惨案那件事情我也听说了，很遗憾，你想求证的人应该是白氏企业的白荷才对，怎么会找到我这儿来了。”中村鬼雄不动声色，依然堆着笑脸。没想到神德会的消息如此灵通，他以为对方永远找不出真正的幕后黑手，真是失算。

“喔，是吗？这就是你的答案？”任无怨紧握手中的小酒杯，心底已有决定。

差不多了，是该和这老头算总帐的时候了。心底那深藏忍耐了二十年的怨愤，是通通该结束的时候了。

“我的回答没有必要说第二次。”中村鬼雄老神在在直盯着任无怨。

这小子果真不是省油的灯，颇有死神的风范。

前任神德会老大死神看人的眼光向来奇准，他挑中的接班人，等于是他的替身，论实力、战力、智力皆不输于死神本身，所谓青出于蓝。

“既然如此，也没有什么好谈的。”任无怨站了起来，将手中的清酒杯捏碎。

“老大……”一旁的司徒木铁青了脸。

“碎杯如碎盟，从今以后，神德会和鬼组一刀两断。”任无怨冷冷地将手中碎杯往桌面上一丢，祭出断盟令。

“你这是自寻死路，年轻小子。”中村鬼雄冷哼一声，完全无动于衷，有着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气魄。

“很好，就看看谁先进棺材。”任无怨狂笑一声，从容不迫地步出鬼组老巢。

听着渐行渐远的狂笑声，屋内的中村鬼雄紧握双拳，手筋突起。满是风霜的干练脸庞上充满杀意。

“真难得，那家伙竟然不在？”当雅希拿着餐盘送早餐到房内时，谷玲珑意外得知这个消息。

“是啊，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，听说无怨大哥昨天下午就回日本了，我原以为他只是要出去谈生意罢了。”雅希将手上的餐盘放好后，顺便拉开厚重的窗帘，让冬天的温暖朝阳洒进屋子。

此刻，东京应该快下雪了。雅希望着窗外，一颗心早已随着任无怨飞回日本。

他，为何不帶她一起回去呢？没有他，她留在台湾有何意义？雅希不自觉地低叹一声。

“那家伙也会作生意？混黑道的作什么生意？”谷玲珑将雅希的叹息全看尽眼底，却故意视而不见。不用想也知道，雅希的叹息因何而起。除了任无怨，不会有第二人了。

“无怨大哥和一般的黑道完全不一样，他是我见过的黑道分子中最有魅力内涵的。”雅希将视线自窗外收回，回到床畔。

“有魅力、有内涵的男人我见多了。营地的工作伙伴大都是硕士以上的学历呢！而且个个有个性，温文儒雅、热情豪迈、天真善良……各种类型都有。”谷玲珑望着眼前丰盛的日式早餐，食指大动。任无怨那家伙不在，让她心情大好、胃口大开。

“黑道的人不一样，大部分黑道分子都是很残酷无情的……”雅希见谷玲珑一派乐观的模样，心底涌起一阵酸楚。

这个女人显然对任无怨毫无兴趣，这种心无所系的洒脱性格，正中任无怨下怀，他向来不爱死心塌地的女人，个性难驯的女人才能燃起他征服挑战的欲望。

“黑道的人我是不了解，也不想去了解，不过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，黑道就是人渣的代名词，是社会的恶瘤、国家的米虫。”谷玲珑喝着味噌汤，满脸不屑。

“才不是呢！无怨大哥不是这种人。”雅希急着辩解。

“你是他的女人，当然替他说话。”谷玲珑眼底藏着了然。这可是两人见面以来雅希第一次说话足够大声。

“我……才不是他的女人……”雅希垂下眼睑，声音又转回细小。

“你不是他的女人？”谷玲珑从食物堆中抬起头。“难不成你是他妹妹？”这话当然是她瞎说的。

“不是……我什么也不是。”雅希的神情更加黯然，螭首低得无处可躲。

“你吃过早餐了吗？要不要一起吃？”谷玲珑向来心软，她不忍见雅希益发落寞，也就不忍再追问了。

“我吃过了，你慢慢用。”谷玲珑的话打翻了雅希积忍多时的坚强和脆弱，还来不及转身离去，泪水便已潸然落下。

“等等……”谷玲珑出声唤住雅希，并随手移走眼前的餐盘。

雅希停下脚步，背对着她。

谷玲珑忍着脚痛滑下床，一拐一拐地来到雅希面前。

“我不清楚你和任无怨之间的关系，但我看得出来，你相当倾慕任无怨。”谷玲珑拉着雅希的小手。“如果你真的喜爱那男人，就应该信任他，并且让

他知道你心底的感受，而不是默默承受爱上后所带来的痛苦，那对你并不公平啊。”谷玲珑为雅希心疼，感到委屈。

如果任无怨真值得雅希真情以待，她就该有勇气表达心底的感受，不能就因为她为他葬了心，活该得忍气吞声，含泪吞下备受冷漠的痛苦。

“你……怎么知道……”雅希讶然抬起满是泪水的脸蛋，愣愣地望着谷玲珑。

“这没什么，我天生就有解读别人心事的能力。”谷玲珑将雅希搂进怀中，柔声安慰她。

这女孩水汪汪的眼睛写尽悲哀和无奈。唉，任无怨这家伙真是混蛋！伤了如此纯真的少女心。

“谷小姐……”此时此刻，雅希之前对谷玲珑的成见和妒意消失无踪。谷玲珑是个相当热情坦率且善解人意的女人。任无怨会待她特别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

“雅希，叫我玲珑就行了。”谷玲珑替雅希拭去眼眶边的眼泪。

“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”雅希一脸讶然的仰起脸。

“昨天进门时，那家伙不是问你龙山寺好不好玩？还唤了你的名字。”谷玲珑笑着反问，她终于将雅希的敌意解除了。“你今年多大？怎么和任无怨认识的？”见雅希楚楚可怜的模样，她决定帮助雅希。

“我……快十八岁了。”雅希讷讷地回答。

十八！谷玲珑微蹙眉头，那家伙真是摧残国家幼苗。

“我爸爸从年轻时就是黑社会的小混混，直到一大把年纪了都还只是别的大哥的小跟班，没有混出任何名堂。他好赌成性，嗜酒如命，经年累月沉迷于赌博和喝酒。直到有一天，爸爸终于因为积欠大笔赌债被黑道的人追砍到家中，家里付不出钱，最后我便被那些人带到酒店，卖给了店家，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……”她硬着声，泪水又轻轻掉落。

“所以我说黑道就是人渣，没一个仔东西。”谷玲珑替雅希抱不平。

听到雅希凄凉的身世，谷玲珑顿觉自己的幸运。虽然一出生便被母亲抛弃，至少她还有黑龙家的关爱，将史的父母待她如亲生儿女般，让她不曾欠缺正常家庭的温暖和亲情。比起雅希，她是幸运多了。

“因为我的抵死不从和反抗，让酒店伤透脑筋，所以他们把我关在一间房间里，并把我折磨得半死。到最后我忍受不了，准备乘机逃脱，并决定万一逃脱不成将以死代表我的决心，就在我乘机逃出酒店内的小房间，并被一群保镖追打的时候，我无意中闯进一间VIP包厢，无怨大哥就是当时撞见的。当时他正和其它人来酒店消费，而我则是狼狈不堪的闯入……”“是他救了你，所以你没被那群保镖逮回去受罪？”谷玲珑万万没想到她的故事竟如此曲折，富戏剧性。

“嗯，可能是看我模样太难堪了，无怨大哥便出手帮我。那家店是鬼组管理的地盘，按照行规他是不能直接带我走的，但他却那么做了。后来，听说鬼组因为这件事情和神德会闹得不愉快，最后还是鬼组的大老出面安抚下游组织，总算才平息这场风波。”雅希回忆着当时的情景，往事历历。“后来无怨大哥不但帮忙我那不成材的老爸付清债款，还出钱让生病的母亲住院，而且就连弟妹的生活费、学费，他都一并伸出援手。无怨大哥对我们的恩情，我是一辈子也还不了了。”“所以为了报恩，你就自愿留在他身边，供他差遣？”谷玲珑依然无法明白雅希留在他身边的原因。

“起初是因为那些鬼组的人还不肯放过我，所以家里经常受到他们的骚扰，后来无怨大哥知道这件事，便要我住在他的地方，如此一来，那些家伙也就不敢造次了。一个月后事情已经平息，无怨大哥要我回家，但我执意不肯，以想报恩为由，硬是赖在他身边。而无怨大哥以为我心底仍对鬼组怀有恐惧，也就默许我的无理要求了。”雅希的语气充满感激，字字真诚，真情流露。

“你虽然和任无怨住在一起，但却不是男女关系，这要让人知道了，没人敢相信。”谷玲珑如此认为。

“无怨大哥一直把我当成妹妹般照顾，为了避免节外生枝，他不曾带我出现在公共场合，对于我和他同在屋檐下的事情，他一直刻意保持低调。就连他身边的女人，也以为我是家里的女佣。”一想到他不曾间断的床伴，雅希就感到心痛。

“你一个人在那个屋子里，一定很寂寞。”谷玲珑可以感受雅希寂寞的心绪。

“只要能在无怨大哥身边，我就很满足了。纵使他不爱我，心里想的是别的女人，我也无所谓。”从被卖入酒店到遇见任无怨，进而爱上他，这些日子来的生活变化，令雅希的心早已苍老、绝望。

“你还年轻，外面的世界不但宽阔更充满希望，你不该把自己关在心牢中。”谷玲珑一语道破心底事。

“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无怨大哥……”雅希摇头，淡淡一笑，眉间尽是化不去的新愁。

谷玲珑深深明白雅希对任无怨的情感，不是三言两语可化解，于是她沉默下来，心底涌起沉重的无力感。

雅希的个性是内向害羞的，但雅希面对感情的勇气却是坦率真诚的，换作是她，她根本无法如此坦然的对人表达心底的真情感。说来可悲，二十六年来，她尚未真正深爱过一个男人。她很清楚，一旦女人奉上了真心，便会失去自己的灵魂，成为男人的爱情俘虏。

女人一旦葬了心，随之而来的便是葬心后的痛苦。她不乐见失去灵魂的自己，因此一直死守心扉，从不让人踏进一步。就连将史，也是他心扉门外的拒绝户。

严格说起来，她这个观念先进、独立自主、作风豪爽的现代女，还比不上雅希这小女人来得勇敢坚强。充其量，她自己只是个不敢面对感情的胆小鬼罢了……谷玲珑苦笑一声，无奈且心疼地静望泪容满面的雅希。多情自是多沾惹……梨花欲谢恐难禁。

“老大，你何苦和中村鬼雄撕破脸，就算他真的在蒙古惨案扯你后腿，现在也不是和鬼组称敌的时机，你这么做，只会替自己惹来一身腥。”司徒木跟着任无怨离开鬼组总部，在前往机场的路上，他寒着脸询问。他真是愈来愈不了解任无怨近来的作为了。

“和鬼组终究要摊牌，只是迟早问题。”任无怨面无表情地望向车窗外。

寒冷的街道上到处张灯结彩，充满白色圣诞气息。欢乐平安的节庆一到，就连任无怨的心也心不在焉起来……“老大……”司徒木怔愣住了，好久好久他不曾见过任无怨这种出神发呆、魂不守舍的表情。

“停车！”任无怨忽然开口。

于是车子平稳地在人来人往的热闹街边停了下来。

“老大，机场还没到。”司徒木的神情绷得老紧。身为任无怨的贴身保镖，他有责任维护他的人身安全。

“我想买个礼物，跟我一起来。”任无怨缓缓走下车，片刻不停留。

“买礼物？你想买什么东西吩咐一声就行了。”司徒木跟着下车，快步追上任无怨的步伐。

“我想挑的东西，别人买不到。”任无怨冷冷走在十二月的大阪街头，挺拔俊朗的黑色装扮再再吸引路人的眼光。

高挑俊拔的身材衬着高领的灰色西装长裤，轻柔保暖的喀什米尔羊毛长大衣烘托出他的与众不同，从头到脚的一身名贵行头，更增添他尊贵的王者风范。如此集风火于一身的黑色男人，要人不多望一眼也难。

任无怨毫不理会擦肩而过的种种目光，他自顾自地走着，直到一间古董店前。

“老大，你要买礼物送给谁？”司徒木无法相信，谁值得任无怨亲自挑选这一份心意。

“玲珑。”任无怨二话不说地走进店内，脚步停在一只玻璃柜前。

古董店内古物杂陈，各式各样的古物陈列在店内，或披挂或静躺。充满古老风格的店家，仿佛停滞了时光的轮转。

司徒木听到了这个答案，便不再开口，惊愕之余，他明了多说无益。

“客人好眼光，这只中国元朝年间出产的古玲珑是玉之上品，世上再也找不到第二只了。”店家老板相当年轻，昏暗不明的灯光下，全身上下那中国民族风的衣着，充满神秘感。

“这只古玉镯就叫玲珑！”任无怨扬眉，伸手接过年轻老板递来的镯子。

“所谓造化可能偏有意，故教明月玲珑地。若客人能够成为这只古玲珑的主人，一定是上天的特意安排。”老板的文学修养和口才倒是挺不赖的。

“就算不是上天安排，我也会成为它的主人。”任无怨抚着手中这只温润圆滑、透晰晶亮的古玉镯，显然对它相当钟爱。

“既然如此，玲珑就是先生的了。”店家老板呵呵一笑。“是要送佳人的吧！需要特别包装起来吗？”这年轻人的容貌相当特异，一脸落腮胡遮去大半面孔，眼神却精炯得发亮。

“不用。”他摇头，示意身旁的司徒木付帐。

“老板，这只玉镯多少钱？”司徒木掏出身上的支票本。

“一亿日圆。”年轻老板语出惊人。

“什么？你开黑店抢钱！”司徒木怒目相向，这家毫不起眼的破店怎会販售如此天价的東西？对方一定是刻意抬高价钱。

“客人，这只古玲珑是无价之宝，这种价钱对它算是污辱。”年轻老板一副不舍割爱的神情。

“木，付钱就付钱，谁要你啰唆！”任无怨可是大气不喘，冷冷丢下话后，他带着玉镯跨步离开。

“你就不要让老大知道这玩意见是假的，不然他铁定轰了你这家店。”司徒木狠狠丢下签好的支票，冷声警告。

这种来路不明的古物，在尚未鉴定之前，谁知是真是假？就凭着“古玲珑”这三字，就让老大眉也不皱地砸大钱买下它，真让人感到不值。

“那只古玉镯可不是普通的宝物。”老板沈笑一声，对司徒木的威胁不为

所动。

“用人间的有形财物换取一段千年情感，你说值不值？”年轻老板若有所意地看着司徒木。

“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，总之你不要耍花样，不然你这条小命还有这间破店绝对难保。”他凶狠地撂下话，头也不回地离开店内。

“纵使经过千年轮回，缘定的情分终究逃不了。”一身神秘感的年轻老板抚着下颌转瞬间消失无踪。

造化可能偏有意，故教明月玲珑地。就连老天爷也不愿袖手旁观地当起月下老人来了。

“玲珑姊，无怨大哥回来了。”雅希兴奋的声音直入玲珑耳畔。

“咦，怎么这么快？”谷玲珑从书本中抬起头，声音充满失望之感。

这家伙离开不到二十四小时，怎么一晃眼就回来了？现在还没到晚餐时间呢，看来她今晚别想好好吃一餐了。

谷玲珑索性将手上的书本往地上一丢，直撑着下巴坐在窗畔，原木看书的好心情全被这消息搞乱。

“怎么，巴不得我永远不要回来？”她失望的声音才刚落下，任无怨便出现在房门口。

“无怨大哥……”雅希回过头，被他这么快的动作吓了一跳。才见他下车，怎么一会儿就上二楼来了。

“雅希，什么时候你也变得喜爱通风报信？嗯？”他的视线仅扫她一眼，随即走进房内。

“我……”雅希咬着唇，心里慌乱地不知所措。他一定因此而讨厌她了……

“出去，这里不是你该待的地方。”他冷冷下令，整个人往太妃椅坐下。

雅希不敢吭声，只能含着泪水乖乖转身……“等等！”谷玲珑出声唤住雅希，没好气地滑跳下窗台。

乖乖！这一轻跳，又让她的脚扭了下，唉，她总是轻易忘记伤脚的存在。

皱着眉，她一拐一拐地走来雅希面前。

“我们的午茶时间还没结束呢，怎能说走就走？”她拉住雅希的手，故意和任无怨唱反调。

“可是……”雅希的眼神越过她身后，怯怯地落在那男人身上。只见他翘着二郎腿，眼神狂野地看着谷玲珑。

“没有可不可是的，我可不喜欢留下那一大壶花茶和饼干自己享受。”谷玲珑的情绪显得不佳。

她的不满来自雅希的唯唯诺诺，以及他的残酷霸道。

“我还是先出去好了，等无怨大哥同你说完话，我再进来。”雅希终究还是屈服于这男人的无情，与其被他嫌恶，她宁可得罪谷玲珑。

“你……”见雅希转身离去，她一时也找不出任何话语留人，就这么眼睁睁见雅希含着泪水关上房门。

“看不出来你还有多余的热情来行侠仗义。”一旁的任无怨翘着腿讥讽道。

“蟑螂就是蟑螂，赶都赶不走。”她才懒得理他，不得已越过他面前拐着脚走回窗台边。

谁知她才走没两步，任无怨忽然半路拦截下她，将她整个人抱进怀里。

“喂，你干什么！”她抗拒着。

“闭嘴！”任无怨抓住她胡乱挥动的手，炽热的唇覆上她的，封吻住她愤怒的抗议声。

对这突如其来的袭击，谷玲珑根本来不及防备。他的唇如火焰般炙热，强力索求着她的响应，十足的霸道和占有。

而鼻息间的熟悉男人气息淹没她的神经，她根本无法思考和抵抗，只能任他侵略、满足。

他不停吻咬她的唇，交缠她的舌，非得逼她作出响应才可罢休。

“放……开我……”几个含糊不清的字眼自她唇间断续喃出，这是她弃甲曳兵前的最后挣扎。

任无怨完全不理睬她的抗议，他要征服她，要她自口中发出臣服的呻吟，要她为他展开炙热的双腿，要她主动爱他，要她孕育他的小孩……他狂野地吻着她，探索她的唇、她的齿、她的舌，吻得激烈、彻底又饥渴……天，她无法呼吸，这男人吸尽了她的力气，她感到全身发软，只能无助地攀附在他怀中，急促地渴望获得新鲜空气。但是她愈加渴望摆脱他，他的侵略便更加狂荡、无法无天。

她感到脑部缺氧，全身好似燃烧起来……“够了……”她开口恳求，语气早已软化。

见她满脸通红，可怜兮兮地渴求新鲜空气，他这才满意地松开他紧抓的手，离开她诱人的唇。

他没有说话，只是低望她那被吻咬得红肿的唇，及满脸通红的炙热脸蛋。他的手仍紧抱着她，来回爱抚着她的背脊，不让她离开他的怀抱。

“我恨你。”谷玲珑咬着唇，依然气息急促地攀附着他的颈项。她无力抵抗，只能将螻首深埋在他怀中，不让他见她难堪的模样。

她竟然对他的吻有所反应和渴求！她恨恨地自责着。虽然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。但她不允许自己败在这男人手中，被他的激情征服……“除了恨我，你还在想什么？”他抚着她的发，爱极了她窝在他怀中娇柔模样。他只允许她的娇柔为他展现，其余的男人休想沾惹一分。

“你的技巧大差了……”她抬起故作镇静的脸，冷冷讥笑他。

“喔，是吗？跟那个家伙比较呢，黑龙将史？”她的话让他的眼神转为深沉，难道她不明白，他是禁不起她这般刺激的。

“我……怎会知道，你弄得我快喘不过气来，不是技巧差是什么？”她心虚地回避他的眼，惧怕他眼底深沉的欲望。

不对，完全不对，他和她的关系不该演变成这种地步的。她怎能任由他予取予求，胡作非为。她不是雅希，并没为他葬了心，她还有能力可以抵抗他的。但……在他炽热的怀中，她却动也动不了。

“那是你的身体在响应我的吻，才会令你感到窒息。由此可知你对男女之事，根本一点经验也没有。”他半取笑、半心喜地将她抱起，放在床上。

之前的猜测和妒意根本是多余的，这小女人纯洁无瑕得如白纸般，根本无庸担心她和黑龙将史之间的暧昧关系。

“我们两人只是工作伙伴，你不能如此待我。”她被放在床上，他那居高临下的俯视姿态让她觉得自己是一只待宰的羔羊。她想起身，却被他的双手稳稳压住，动也动不了。

“工作伙伴只是借口，我想要的不只是你脑袋中的东西，你应该很清楚。”他弯下身来，一手箝制住她，另一手则解开自身的高领衬衫，胸前扣子一解开，健硕性感的胸肌一览无遗。

“为什么是我，我不明白，你身边的女人那么多……”面对他那该死的压迫感，她紧张得全身僵硬。

“我身边的莺燕虽多，却没一个是我所想要的。”他相当满意她的心慌和无助，于是他弯下身来，开始轻咬她的粉颈。

“不对，你身边的女人才有能力在床上取悦你，我的专长是考古学，不是床上功夫。”她试图推开他庞大的身躯，却徒劳无功。

他的唇啃吻着她的颈、她的耳畔，温热的呼吸声冲刷着她，方才稍稍平息的激情又莫名其妙地轻易被点燃。

“你以为我只想要你的身体吗？”他抬起头来，略带严肃地低望她。

“不是吗？”她别过头反问。“难不成你还需要男欢女爱的情感？”她嘲讽。

这男人真贪心，肉体的玩弄满足不了他的野心，竟然还进一步索求男女情爱。他非得将一个女人的自尊与信心完全践踏才得以满足？失去肉体已够糟了，她无法想象若失了心，该如何活下去……“我要的是这个……”他伸出手，解开她的衣扣，探入衣襟内。

她花容失色，全身激起一股心惊的战栗感。

他的手覆在她胸前的浑圆小丘上，紧紧捏揉住。

“我不但要你的人，更要你的心。”他俯下身来，灼热的唇低覆在她挺立的丘峰上。

“不……”像是触电般，她整个人拱了起来。本是推挡的双手，在如海中漂浮的困境，竟转而紧抓住他的臂，寻求更大的解放感。

“这么敏感。”他吻了又吻，直至她的圆丘双双挺立。

吸吻的同时，他温热的掌在她身上四处游移，企图点燃她身上的每一寸欲火。

她的手则死命地紧掐他的肩膀，无法放松。

该死，难道她就这么失身给他，毫无抵抗能力？迷惑的她完全无法思索这个问题，就在她犹疑该不该全身而退的同时，他的手已滑至她那修长结实的大腿内侧。

“不！”她叫了出来，伸手制止他的进一步侵犯。

“现在才喊不，已经来不及了。”他暂缩回手，迅速脱去自身的衬衫，并解下腰际间的皮带。

“我的心不可能给你的，你别费力气了。就算你强迫我，也只能得到我的人，不可能逼出我的真心。”她趁他脱衣的空档，整个人直往床角缩躲去。

他征服不了她，她绝不让这男人征服……“在我还有耐心之前，乖乖过来把我的裤子脱了。”他故意丢了道难题给她，乐见她手足无措的糗样。

“不要！”她一口拒绝。拒绝的同时，双手死命抓着床单，就在他解衣的万分之一秒间，她忽然清醒，没有爱情基础的性爱不是她最排斥的吗？她差点迷失在他充满挑逗的激情中。

她决定，一定要抵死不从。

“你似乎想到了什么，才会有这么凶的眼神。”他上了床，双手拉住她的小脚踝，硬是将她从床头拉回床尾。

“我的脚还没好……好痛……”她皱着脸哀叫道，根本无从抵抗起。

“等一会儿你才会知道什么叫作痛。”他邪笑一声，撩起她的连身裙襞褪至腰边。

她那仅着下半身诱惑着他的视线。美丽的腿部曲线及纯白色内裤的组合，是令男人失去理智的根源。

谷玲珑大感不妙，这次真是插翅也难逃了。她闭着眼，不忍目睹地别过头去。

他挑逗她，用手指勾起她的小白裤，准备褪下……“玲珑！玲珑！”忽地，一阵慌乱喊声打乱了二人的激战。

是将史！谷玲珑睁开眼，一个不祥预感随之跳入脑海中。

“专心点！别分心。”任无怨显然也听到了唤声，但他没有中断游戏的意愿。

“放开我，我要下楼去。”她抗拒着他的继续侵犯，神情变得苍白无血色。

“你若真想黑泷将史平安无事，就该乖乖听话，不要试图惹我生气。”他已失去耐性和她玩游戏，现在他只想让她属于他，与她结合为一。

“玲珑！玲珑！你在哪里？”黑泷将史凄惨的唤声再起，这次感觉更近了。

“如果你不希望合作破裂，就别挡我！”也不知哪来的勇气和力气，她狠狠推开他，自他强硬的势力中逃出。

很意外的，任无怨并没有阻止她的逃离。他侧身躺在床上，如猎豹般的注视她的一举一动。

谷玲珑心急地拐着脚滑下床，一跛一跛地走到房门口，并随手扣好胸前钮扣。

才一下楼，一团混乱的场面映入眼帘。

黑泷将史全身是伤地半倒在厅中，雅希则一脸慌张地不知如何是好，一旁的司徒木冷漠地站着观看，全然不插手。

“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”谷玲珑边喊边忍着脚痛步下楼梯。

“玲珑，你没事太好了……”黑泷将史看得出只剩半条命，他奄奄一息地牛躺在地，由雅希遮护着。

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见他伤痕累累的可怜样，她的心燃起一把怒火。

“玲珑姊，这个人说是你的朋友，执意要进来，结果在外面和保镖们起冲突，司徒木放他进来，要他在大厅等，但他不肯，结果就被打……”雅希红着眼解释。

“将史，你要不要紧？”谷玲珑冲到他面前，蹲下身扶抱起他。他身上的大小伤痕多得数不清，新旧皆有，看得出对方出手的狠劲。

“玲珑，别跟这些黑道在一起，昨天你离开后，他们把我狠打了一顿，我本来想早点来救你的，身上的伤却让我拖到现在才来，你……要不要紧？”将史躺在她怀中，他半撑着眼见她衣衫凌乱的模样，心如刀割。

“我不要紧，你别担心，我立刻送你去医院。”谷玲珑压抑住心中的愤怒，只求他平安无事。

“你们以为这里是宾馆，任由你们来去自如？”任无怨的声音出现在旋转楼梯上，只见他光裸着上半身，慢条斯理地步下阶梯。

罪魁祸首一出现，谷玲珑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愤怨。

“人都被你们打成只剩半条命，你还想怎样？昨天我已经愿意乖乖跟你

回来，你为何还不放过他，唆使部属出手伤人？”她蹲抱着奄奄待毙的将史，神情冷厉地质问。

“我想怎么做，并没有跟你报告的必要。况且你自身难保，难不成还想拯救老情人？”他缓步来到两人面前，望见她的忧心和拥抱，眼底有着妒火。

“我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卑鄙，你简直卑鄙下流得不可言喻。”她紧握拳头，理智和怒火交战着。

“再说一次！”他的黑眸转为深沉，赤裸的上身肌肉紧绷。

“要我说一百次也行。”她放下将史，站了起来。“混黑道的没一个是好东西，而你是其中最差劲、最卑鄙无耻的！”迅雷不及掩耳，她赏了他一巴掌。

现场的气氛瞬间凝住！

在场的司徒木、雅希、将史及其它随从部属，莫不屏住气息、惊愕不已，尤其是雅希，她无法想象一旦她惹怒他所产生的后果。

任无怨恨人的眼转为阴沉不定。他一把抓起她的手，好似要扭断般残暴。

“你有胆打我，就该有胆承受惹怒我的后果！”他抓着她的手臂，二话不说的准备把她拖上楼。

“放开我……”她想抵抗，却力不从心。他抓她抓得好痛，根本无法还手。

“放开玲珑，不要碰她。”将史拉住他的脚，死拖着他。

“碍事的家伙！”任无怨一脚踢开他，毫不留情。

“将史！”玲珑见将史被狠踢一脚，心都碎了，她的愤怒更是火上加油。

“你不是人，你连人渣都不如！”她无法挣脱他的箝制，只能破口大骂，吐他口水。

“你……真的找死！”他伸手抹去脸上的唾液，神情难看至极。

二话不说，他粗鲁的拖她上楼，拖进卧房。

“无怨大哥……”雅希很想帮助玲珑，但她又没有勇气忤逆他。

她不曾见过他为女人如此发火，这是第一次。盛怒之下的他，如炎谈焰炙烫，任何人一接近，只有玉石俱焚的觉悟。

“玲珑……”将史趴躺在地，说出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。

7

“还有什么遗言要交代的，快说！”他拖她进入房间后，狠狠地将她丢在床角下。

“废话少说，今天栽在你手中，算是我上辈子欠你的！”她咬着唇，恨恨看着他暴怒的神情。

她可以感受到他熊炙的怒火。刚刚在大家面前打他一巴掌，令他颜面尽失，他是有理由生气的。

“上辈子？我可不认为你记得上辈子的事情。如果你记得，你不会对我如此寡情。”他将她捆绑在床柱边，愤恨地看着她。

“如果我们前世有所交集，我一定会喝下一百碗孟婆汤，像你这种男人，我死都不要记起。”她故意激怒他，眼底却含着泪水。

见他如此蹂躏她，她的心好痛好痛……为什么，为什么两人会演变成这种局面？她并不真讨厌他，他的作为却伤了她的心，她不该相信他的，真的不该……“有幸认识我，是你前世修来的福气。”他拿起方才搁在地上的皮带，咻地朝空中甩了甩。

他要鞭鞑她？她难以置信地望着他。这男人不是人……她颤着身，大口吸气。

“知道害怕了？”他的嘴角扬起邪恶笑容，缓缓逼近她。

她眼底的恐惧浇熄他的怒火，这女人也有知道害怕的时候。

谷玲珑不吭声，只是咬着唇别过头。

“开口道歉，我饶你不死。”他蹲下身，握着皮带的手硬是抬起她下颌。

“蒙古营地那十三条人命你都可以下得了手，多添我这一条冤魂又何妨。”她不肯向他屈服，高傲的自尊逼得她再痛、再苦也要在他面前撑住。

“我告诉过你，蒙古惨案不是我下的手。”他抓着她的脸蛋，深沈的黑眸重燃怒火。

可恶，她还是不相信他……“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鬼话？”她寒着脸反问，泪水硬是被他激了出来。

他抓她抓得好痛、好痛。

“告诉我，你要如何才能信任我？”手中的皮带轻轻划过她颊，他逼她逼得无处可逃。

“我……”她怔然了，被捆绑住的双手因挣扎而勒出血痕。他何必如此在意她的看法？对他来说，她的立场不值得如此对待。为什么……为什么他一定要她相信他？“说话啊，我要你的答案！”他加紧手劲，视线落在她挂满泪痕的脸蛋上。

为何她不明白，只要她丝毫在意他，只要她不再恶言以待，只要她相信他，他哪舍得如此待她……爱她都来不及了。

“我的信任对你来说有何价值？你要我相信你，那对你我来说根本没有意义。我们两人的关系存在于合作的基础，现在是你自己打破这种关系，并且逼我违背承诺。”她冷笑一声，反唇相稽。

“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他阴沈的眼勾着她的。

“我要退出埃及的研究计划，像你这种人，我不屑合作。”她鼓起勇气说出决定，这话一出，她已有受死的觉悟。

“你要退出？”她的话湮灭他的犹豫，引爆他的怒火。“你以为你在和谁说话？神德会岂是任由你玩弄反悔的对象。”他疯狂地撕裂她单薄衣衫，完美无瑕的肌肤此时在他眼底竟如此讽刺。

她不但人不属于他，就连心也在另一个男人的身上，她令他妒嫉得发狂、妒嫉发疯……他得不到的东西，别的男人也休想得到。任无怨执起手中的皮带，站了起来，妒火狂燃的眼闪着杀气。

“你杀了我吧，如果那能让你舒服一些。”她绝望地闭起眼睛背对着他，准备承受玩火自焚的痛苦和恐惧。

真正令她害怕的是他暴怒下的真正原因。他强烈的示爱方式让她怔愣地直想逃避。

他如此折磨将史，如此在意她的一言一语，只有一个原因……不，她

不接受这个答案，她宁可相信他是个残暴无情的男人，而她只是他手中的玩物。

“我不会让你死得这么痛快，我要折磨你，让你生不如死，哭着求我饶恕！”他挥起手中的皮带，眼看就要无情地挥下。他恨不得让她亲自尝尝他的痛楚，恨不得将心中的爱恨传达到她身上……当他的视线落在她背上那酷似鞭痕的胎记上，握着皮带的手竟颤抖起来。似曾相识的场景浮现在他脑海中，好似许久许久以前，他曾如此残忍地对待过她。

她那紧闭双眼的绝望神情，大大冲击他的心。她宁愿死也不肯正视及接受他对她的情感？他的表达够明显、够真诚了，难道还不足以融化她的心？

“可恶！”他狠狠甩下手中的皮带，往床铺挥去。

啪地一声，剧烈的力量反弹在空气中。

可恨！他下不了手，一见到她背上的鞭痕，还有她绝望的神情，一股排山倒海而来的罪恶感便吞噬了他。他无法狠下心来伤害她，狠不下心来……他转过身，愤然地搥打墙壁、书柜，神情痛苦至极。

预期中的鞭挞并没有落在自己身上，谷玲珑怯怯地睁开眼，惊见他紧握拳头，狂敲猛搥房间内的对象。

她心头一震，怔望他极度发泄的情绪。他的神情不再愤骇，颤抖的阴冷情绪中竟藏有悲伤的成分。

悲伤！这个嗜血为生、践踏生灵的男人竟也懂得何为悲伤？谷玲珑茫然了，她望着他那自残过火、血流不止的双手，深沉复杂的无奈感冲涌上心扉。

他竟让她见到他脆弱的一面。

这个在黑道王国呼风唤雨，全身充满黑色气息的男人，竟在她面前流露出悲伤的情感。他因何而悲，因何而伤？他深沉的心府，不是她能闯入承担；而她的千山万水，不是他所能了解体会。两个不同世界的人若硬要凑合在一起，结局……大概如他和她这般。

两人盈盈一水间，脉脉不得语。

现在她才发现，不知何时，这个男人竟也开始左右她的心绪。她在意他，战战兢兢地和他相处。就是因为无可救药的在意，她才无法忍受他的霸道和狂妄。

难不成如雅希一般，她早已为他葬了心？只是她不自觉抑或不愿承认……

“玲珑，真的是你？”黑泷将史一睁开眼，映入眼帘的是她柳眉微簇的忧容。

“嗯，你伤得不轻，得好好休息才行。”见他清醒，她总算松了一口气。

“这里是医院？我昏迷多久了？”他隐约记得昏倒前的光景，混乱的场面中，她硬是被任无怨拖上楼。她……要不要紧？后来的情景他全不晓得。

“你昏迷了四十八个小时，今天是第三天。”谷玲珑守在他的身边，病房的苍白环境衬着她苍冷的神情。

“玲珑，任无怨那家伙有没有对你怎样……”他轻握她攀着床沿的手，狠下心问道。

“我没事，你不用担心。”她微微一笑，小手从他掌心抽回。

“玲珑……”见她心力交瘁的神情，像失了魂般，他知道他们两人之间

绝对有事情发生。

“将史，我决定退出埃及的研究探勘计划。”她站起来，回避他窥探的眼神。

“他愿意让你临阵脱逃？”他的“临阵脱逃”四字别有用意。

“我不是临阵脱逃，而是不想再和他纠缠不清。”她呐呐地回答。

“你是爱他的，我可以看得出。”他挫败地躺在床上，彻底认输。

她愕然的视线迎上他的，他总是轻易地便能读出她的心事。从孩童时代便是如此……“不管你是不是我的亲堂妹，我想我们终究只能称兄道妹。”他俊朗的脸孔布满大小瘀青、细碎伤痕。看来相当憔悴。

“你……不理我了？”她倚在床畔，悲哀地望着他。

“不，我希望你得到真正幸福。”他真诚地道。

“将史……”“你想退出，任无怨大概不会逼迫你了。因为他对你也是真心真意的，他的强烈情感甚至更胜于我。”同为男人，更为情敌，是不容易彼此认同对方的。但，他却已坦然面对并承认任无怨这头号对手的存在。

“为何你的态度改变得这么快？是不是因为那混蛋威胁你，对你暴力警告？”在她最虚弱的时刻，他竟然不支持她了。这种变相的骤然抛弃，教她情何以堪？“如果你对我还有一丝丝的男女情感，就算是死，我也会硬撑下去。问题不在我，是在你身上啊，玲珑。”不讳言，任无怨的出现，是他决心结束这段情感的主要关键。他不忍苛责玲珑，毕竟感情这种事情无法一厢情愿，既然她不受他，他不如早点表明心意，免得让她在面对任无怨的情感时，还有所顾忌。

听完他这番话，她的神情黯淡下来，无言以对。

“玲珑，不要抗拒你心底的声音，顺着你的直觉走，一定会找到你的幸福。”他伸出插满针管的手，紧握住她的。

“将史，我不要幸福，我只要平凡的生活就够了。但是他……是黑道的人啊，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结果的。”她咬着唇，泪水湿润了眼眶。

“从小你就嫉恶如仇，无法接受他身为黑道人的事实，不能怪你。”他无奈地叹了口气。“至于任无怨，那一身浑然天成的黑色气息，不是说去就能去的，就算他愿意为你放弃他的黑道王国，恐怕也洗刷不掉那满身的罪孽。那样满身血腥的任无怨，你也无法说服自己接受的。”他一语道破两人的情感症结。

这是玲珑无法坦然面对他的主因，因为她早已透析两人的未来，与其面对这一段无法完美的恋情，她宁可一开始便舍去萌芽的机会。

“他……回日本了，我想我们之间的种种已经结束。”她苦笑一声，落寞的视线落在病房内的圣诞装饰上。

这个闯入她生命短短几天的男人，竟在她心扉烙印下无法抹灭的伤痕。与其对这段挣扎矛盾的情感抱存希望，不如手持慧剑，学习洒脱，就让时光和空间淡化情愫、伤痕，让他的黑色身影慢慢地在她心扉化为尘土吧！

日本东京田园调布区任宅位于全日本最高级的田园调布区，一栋栋超过上亿日圆的高级洋房自成一区，展现不同于日式住宅的美式风情。

这天，一辆高级黑色房车停放在其中一栋豪宅外，为向来平静安宁的社区挑起不小骚动。陌生的高级房车不是骚动的主因，而是从车内走出的神秘男子，左邻右舍皆知道，任家出了一位神龙不见首的黑道老大。这对循规蹈矩、家风传统保守的任家来说，实在是一大讽刺。

“真难得，浪子竟然知道回家，我还以为黑道老大早就把我们这些弟弟们忘了。”老四任无仇懒洋洋地窝在客厅沙发上，冷嘲突然返家的任无怨。

任氏五兄弟除了老大任无恩已经成家外，老二无怨、老三无情、老四无仇、老五无恨，皆是打光棍的单身贵族。平常五兄弟各忙各的，很难得有机会聚在一起，加上五兄弟性格迥异，性情冷淡，所谓的手足之情很难在五人身上展现。

“你再废话，我就一枪把你毙了。”任无怨轻装简出，这一次回来，除了司徒木，没有多余的随从。

“老四，你就少说两句会死啊！二哥回来，还不快让座。”老三任无情从厨房端出一锅热腾腾的日式白肉鱼汤，平常家里大都只有他和老四吃饭，现在无怨忽然回来，他担心晚餐不够三人吃。

“为什么要让位，大家都是这家中的一份子，平起平坐嘛。”无仇才不用这个有名无实的二哥。平常大家就算各忙各的，至少在过年时还会团聚一起。但无怨自从十五年前毅然离家后，便不曾和大伙共度新年，十五年来的除夕夜，每每独缺无怨一人。无仇此时的冷漠挖苦其来有自。

“都已经二十九岁了，还这么幼稚。”任无怨毫不动气，随便挑了个位子坐下，打量起久违的任家。

他记不得有多久没有回家了，大概有两、三年吧！这个家在无情的细心照顾下，依旧一尘不染，家具摆设没有多大的变动。就连他国中时候所得的模范生奖状，都还安安静静地挂在墙壁上。

“这次回来多久，有没有要过新年？”无情从饭厅走来，泡杯参茶给他祛寒。

没有女主人的家庭，却依然充满家的温馨感觉，这得归功于无情的用心呵护。

“我等一下就走。”他的神情显得疲惫。“今年过年我人在埃及，不曾回来，跟爷爷说一声。”任家五兄弟从小失去父母，五人可说是从小互相扶持长大的。十八岁之前，任无怨是这个家庭的精神支柱，善解人意的他不但能分摊老大无恩的责任，对于三位弟弟的照顾更是不遗余力。当时仍在念书的无情、无仇、无恨把品学兼优的二哥当成偶像般崇拜，对他是又敬又爱。当年无怨不顾一切的远走他乡，三人有着被狠狠抛弃的不信任感。十多年后，当无怨再度返回任家时，早已人事全非、沧海桑田。尤其是老四无仇，对他的敌视态度更是有增无减。

现在所有兄弟中，老大无恩和无怨交情较好，或公或私约有交集。其余三个弟弟早已习惯他常年在外的行径，这个家已经没有他这个二哥存在的空间……这是他不喜爱回来的主要原因。

“怎么不多待一天？明天就是圣诞夜。”三十一岁的无情心思细腻，他早已察觉出无怨似有心事。

“圣诞节是平常老百姓的节日，对我来说，三百六十五天都是一样的。”

他轻啜口参茶，神情落寞。

他离开台湾不过才两个多星期。然而这些天来，他心底却全是玲珑那清丽倔强的芳影。听说她几天前也来到东京，暂住在神武大学的考古研究所中。

他好想见她，强烈的思念吞噬着他。这些日子来他曾试图用其它女人来转移注意力，然而情况越来越糟，他不但无法接受其它女人，甚至连逢场作戏的男欢女爱，都更嫌厌恶。短暂的分离，让他更确定他对玲珑的情感竟是如此深刻。

“大哥和左樱的婚礼你都没来参加，你今天回来干什么？”老四无仇热讽道。五兄弟中，他的神经最粗，嘴巴最坏，却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，其实心软得很。

“我回来看看你这不务正业的弟弟，看看你失业了没有。”任无怨竟也挖苦起他。

“不务正业！”他冷嘲一声。“如果我的模特儿工作叫不务正业，不知你那满手血腥的黑道叫作什么？难不成是春秋大业，哈哈！”无仇很坏地取笑无怨。任家上下除了无恩，皆无法认同无怨的黑社会身分。

家世清白的任家出了这么一个黑道份子，别说任老爷无法接受，就连其它人一开始也无法相信这事实。尤其是任无仇，身为公众人物，总是赤裸裸地呈现在大众媒体面前，他随时担心会被记者揭发自己二哥身为黑道人的事实。之前他大红的时候，总是刻意保持低调，不是没有道理的，现在演艺事业走下坡，他暂且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，反正也没人在意他屏幕前的死活。

任无怨听了无仇这番话，疲惫的神色更加黯淡。向来不多话的他，此时显得沉默异常。

“你少说两句话行不行，今天晚上你没晚饭吃了。”无情一如平常温柔态度，只是多了斥责。

“有这家伙在，我才没胃口。”无仇闷哼一声，臭着脸起身往屋外走去。

“无仇，外面天冷，别忘了外套。”无情提醒他。无仇这家伙虽已近而立之年，个性却还像毛头小子般冲动。现在外头天寒地冻的，不加件衣服就出去，他要气死也会冻死。

“哼！”无仇才不领情，他自顾自地冲出门去。

“这家伙还是没变。”无怨苦笑一声。

“是我没管好，以前他脾气虽拗，还不至于像现在这样。”无情淡淡地说。

“就算要追究责任，也轮不到你来扛。让我们这个家四分五裂的罪魁祸首，这世上只有一人。而那个人将会不得好死……”他深沉的眼隐着恨意。如果不是那个凶手，他不会立志走上黑道一途，如果不是那凶手，他的父母也不会在那次人为车祸中丧生，他们五兄弟的感情也就不会演变成今天这种局面。

“二哥……”无情不懂他话底的意思。很少见他如此激动，他阴沉的脸满是骇人杀意。

“我要回去了，会里还有事情等着我办。”他饮尽杯中的参茶，冷冷地站了起来。

方才的激动已不复见。

“二哥，等等。我晚饭已经弄好了，至少吃完晚饭再走。”无情拉住无怨，真诚地留人。

“不了，待在这个家只会让我感到窒息，我哪吃得下任何食物。”无怨执意要走，脚步迅速地迈开。

“要不然，你把这些饼干带着，这是我下午刚刚烤好的杏仁奶酥饼干。”无情随手拿起桌上的小饼干，将之放入一纸袋中。在他还没开口拒绝前，便一股脑儿将之塞入他的大衣口袋中。

无怨不愿开口诉说心事，无情也只能用这种方法安慰他。从小无怨的个性就很好强，就算有天大的烦恼，总是一人往肚子里吞，他不愿开口，没人逼得了他吐出任何一个字。

“谢了。”无怨冷冷地道谢，头也不回地往屋外走去，身影愈走愈远，渐形渺小。

昏暗的寒风细雨中，形单影只的他竟显得如此落魄、孤单。

“二哥……”无情站在门檐下，想帮忙却无从帮起的无力感充塞心头。

在黑道叱咤风云、人见人畏的无怨，还有什么事情会令他如此憔悴不堪？在他的黑道王国，他就是王，是一世的霸君，如此集权势财富于一身的风火男子，除了疏离的亲情令他伤感外，还有什么会令他如此挫败？无怨的感情内敛丰富，即使当上黑道世界的王者，他依然是个外冷内热的专情男人。

那种不轻易示爱，一旦爱上就誓死方休的个性，想必让他受了不少苦。如果两情相悦也就罢了，如果是他一厢情愿或女方的个性也属外冷内热，两人的恋情就有得受了。

“不晓得她是个怎样的女子，竟能让他失魂落魄至此。”无情低叹一声。

无怨自己毫不自觉，他那落寞的神情中，传达着另一种讯息，那是恋爱中的悲伤……

他和她明明在同一城市，两人咫尺天涯，却无法相见，老天真是磨煞人。

任无怨吩咐司机将车子开至神武大学研究所前，暂停在建筑古老的大楼门口。

“老大，要把车子开进停车场吗？”司徒木问道。

“不用，停在这儿就行了。”他冷灼的视线停落在研究大厦的二楼。

灯火通明的楼面显现出有人正在所里从事研究。她……在里面吗？无怨的心思飘荡在那层楼面里。

“老大，你不上去？”司徒木实在不忍再见他如此落寞伤痛。

“见到她于事无补，不如不见。”他摇头，毅然地痛下决定。

这是最后一次他允许自己如此放纵思念。今晚以后，他会将她的身影自心扉深处抹去，如果抹不掉，就算用刀刮也要把这段情刮掉。总是有办法忘掉她的，不是吗？他拉开车门，走进细细茫茫的冰雨中。站在研究所前，他抬起头，仰望二楼窗户边的那个倩影。

是她，就算化成灰他也认得出她……不顾着纷纷细雨飘淋在身上，他默默注视那扇窗后的身影。

她自在优游于她的考古世界中，就算没有他的存在，她的世界也无多大改变。就如同他纵容在自己的黑道王国中，没有她的存在，本是天经地义。他怎能如此贪心，想要一手抓起黑道王国，又同时奢求安静平凡的神仙眷侣生活。这个奢望终究无法两全，两者之中，他必择其一，天下没有鱼与熊掌兼得的好事。

“老大，你会感冒的。”司徒木从车中撑了把伞走出来，来到他面前遮雨。任无怨没有说话，他幽幽抽回凝视的目光，双手伸入大衣口袋中。触入掌心的，是无情的手制饼干及那一只冰凉玉镯。

他掏出这两样东西，将古玉触放入饼干纸袋中。在绵绵细雨中，单独走入研究大楼。

“玲珑，还这么拚命！明天就是圣诞夜了，不如跟我们大伙去酒吧喝点小酒，提前庆祝一下。”一名稚气未脱的研究生来到她旁边，见她这么晚了还挑灯夜战，提议道。

“不了，圣诞节是你们年轻人的玩意儿，你们自己去好好玩吧。”谷玲珑笑了笑，委婉拒绝。

一星期前，待将史的伤已无大碍，她便带着那块石版独自回到东京。她甚至没跟将史告别，也无告知去处，便一人来到神武大学的考古研究所。

研究所所长是她父亲的旧识，同时也是她的良师之一，因此她才得已要求在研究所小住下来。反正她的个性随遇而安，只要有一张被，一处遮风避雨的空间，她就可以挨过一夜又一夜。

两星期前毅然退出埃及研究计划后，她不曾再和任无怨见过面。或许真如将史所说，任无怨不忍为难自己，所以给了她一条活路。不管原因为何，他终究是离开了她的生命，不曾再出现，也不再扰乱她的心扉。

心情不再搅动之后，她的心澄清许多，并能鞭策自己再次全心投入考古领域。

她准备在研究所里待上半个月，将石版上的文字译出，然后再前往两河流域的小亚细亚。

以前在中东的工作伙伴邀请她回去加入另一个研究探勘，她答应了，并决定两星期后启程。她这一走，有五、六年无法回来的觉悟……谷玲珑摇头笑了笑，为心底的苦涩感到无奈。伙伴们花上好几年的时间研究这块石版，结果发现石版上所记载的内容，竟和两河流域一带所流传的歌谣相似……那是好久好久以前，发生在约塞国王和哈希姆王国之间的爱情故事。

一千年前的恋情，为何现在由她读起却依然刻骨铭心、感同身受？她甚至认为自己就是故事中独立勇敢的杜野，而将史就是那亡国王子史德。至于护卫队长炎焰，她直觉认为那就是任无怨，这两个男人皆如青焰般狂炽，赤火般狂野……“这么晚了，还没休息啊？”一个长者的声音打乱她的思绪。

“所长……”视线一拉起，映入眼帘的是父亲至友的和蔼笑容。

“怎么盯着石版在发呆，是不是有遇到任何问题？”所长年届六十，是日本考古界相当其有权威的研究学者。

“没……没有啦，是我自己不专心，想别的事情去了。”她不好意思地摇摇头，面对这位比自己父亲还关心自己的长者，她是相当敬爱他的。

“年纪愈大，你真是愈像你母亲。”所长若有所思的回忆。

“您见过我母亲？”她瞠目结舌，好不惊讶。就连她自己也仅在一张模糊照片中看过母亲的长相。她甚至不确定，若哪天在大街上偶遇，她是否认得出她母亲。

“当然，我和你父亲是生死至交，他的每一件事情我都相当清楚，当然包括他们两人相识相遇，甚至结婚的经过了。”“可是爸爸从来不肯跟我提起有关妈妈的事……”她神情黯淡下来。

“这是当然的，因为他不想伤害你啊。”所长叹口气。

“为什么？我不明白！他们两人到底有何过节、误会，非得闹得让女儿从未见过自己亲生母亲？我不明白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”她激动地抓着他干扁的手问。

“你已经二十六岁，足以承受事情真相背后所带来的冲击。我可以告诉你一切，但我无法制止你得知真相后去寻找母亲的冲动。如果可以，我希望你让你母亲安安静静地过完下半辈子。”“你希望我不要去找她？为什么？”她差点没低吼出来。

“因为你母亲是黑道老大的情妇，而你是她和黑道老大所生的女儿。”“什么？”她完全呆愣住。

“你母亲未结婚之前，在一次邂逅中认识你亲身父亲，当时他只是黑道的小混混，尚未成气候，而你母亲是大户人家的富家女。不顾家人反对，你母亲与父亲陷入热恋，不久后她怀了你。在当时，未婚生子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，为了不失颜面，你母亲的娘家找了个苦哈哈的研究生，和对方谈妥条件，只要他愿意娶你母亲，并且不计较肚里的孩子，他们愿意出一大笔钱供他作研究。当时那年轻人根本不认识你母亲，为了得到那笔钱作研究，他便点头答应。两人结婚后不久，孩子也顺利生下来，为了不拖累你，也为了让你在正常环境中长大，你母亲只好丢下你。而她自己则跟着那黑道小子在黑社会闯天下。几年后，那小子渐渐闯出名堂，终在黑社会有了一席之地，然而他却娶了别的黑道老大的女儿，而一直跟在你父亲身边的母亲，理所当然变成了没有名分的情妇……”谷玲珑听了这番话，恍如晴天霹雳，她颤抖着身体，说不出话来。

“你亲身父亲就是关西第一大黑社会组织‘鬼组’的龙头老大，中村鬼雄。”他缓缓道出她谜样的身世。

“中村……鬼雄？”她颤着声音，抖个不停。

没想到，她的身世竟如此曲折离奇。她从未想过自己不是谷新寺的女儿，也从未想过未曾谋面的母亲，竟然是黑道老大的情妇，她更没料到她的亲生父亲竟然就是黑道老大……黑道……她所痛恨的黑道，所嫌恶的黑道，全和她的身世关系密不可分。

而她身上竟流有那么肮脏的血液……谷玲珑捂着嘴巴，一股噁心欲吐的反胃感狂涌而出。不，她不相信，她绝对不相信自己身上流有黑道的血液。

捂着嘴，她拔腿冲出研究室，直往一楼奔去。

“玲珑，玲珑！”见她发狂似地离开，所长想拦也拦不住。

在门禁森严的大楼门口放好那袋饼干，任无怨收起留恋视线，准备转身离去。

就在他准备转身的刹那，他瞧见谷玲珑狂奔在走廊上，哭着往大楼门口冲来。

泪如雨下的她顾着流泪，根本没看见门外的他。直到她刷开电动大门，玻璃门打开的瞬间，她才愕然地发觉他的存在。

他就站在她面前，俩俩相望，两人仅三步之遥。

“玲珑……”语气是惊喜的，如绝地逢生般。

她见到他，仅瞬间愕然，之后便是不断的泪水。

一看到他，她就更加厌恶自己的身世，现在她和他一样，血液里流着

黑道的脏血，她再也无法取笑他，无法看扁他。到头来，她竟也成了和他同一世界的人。

她挂着泪水，无视他的存在，直往门外奔去。

“玲珑！”他当然不能坐视不管，在不清楚她因何而哭的情形下，怎能任由她一人在外头淋雨受寒。

他迈开脚步，快步追了上去。二十天不见，她受伤的脚踝显然已经痊愈。她的脚程远比以前快上许多，他好不容易才在视线昏暗的大学校区内追上她。

“玲珑，别躲我！这到底怎么回事？”他紧抓着她激动不已的肩膀问话。

冰冷细雨中，两人早成了落汤鸡。

“你不要管我，这不关你的事，你放手！”她大声哭喊着，成了可怜兮兮的泪人儿——我不放手。”他加紧抓她的力道。“告诉我，谁欺负你？是谁让你哭成这副模样？”见她肝肠寸断的模样，他跟着心慌意乱。能够让她失去冷静，近乎歇斯底里的哭喊，一定是翻天覆地的大事。

“我不要……我不要……我不要……”终于，她不顾一切，哭倒在他怀中。

这个时候她只想好好痛哭一场。只要能够哭个够，只要能够分担她心里的痛苦和恐惧，不管在谁身边都无所谓。

“玲珑……”他心情是复杂的。

这是她第二次在他面前显现她的脆弱。高傲如她，竟也肯放下身段，如常人般将他的怀抱当作避风港。

这是梦境吗？如果不是，真希望时光就此停住。而怀中的她是永远需要他呵护关爱的小女人，如现在这般。

他伸出双手，死命地将她拥在怀中，亲吻她湿透的发。这世上没有人能够拆散他们，他自忖。

就在今夜，此时此刻，他决定交出他的心。

他爱她，他要定她了！

互相依偎的两人站在银杏树下，各怀心事地拥抱在一起。狠狠不堪的模样，如亡命天涯却死命相守的落难恋侣。

十二月的东京，天寒地冻的阗黑深夜，一直下个不停的细雨终于停了。

充满平安幸福的圣诞佳节，也近了。

9

他没想到两人竟也有如此靠近的时候。在她痛哭一场后，他抱着哭累而昏睡的她回到他的住所。经过一整夜的休息，她的精神和情绪好了许多，就连对他的态度也一反以往的冷漠和对立，距离拉近了许多。

她不冷淡以对，也不再尖酸刻薄。但，话少了许多，整个早上她总是一个人静静地吃着东西，要不就呆望窗外，出神好久。

她没有开口诉说她痛哭的原因，他也不逼她，只要能够这么静静地和她相处，和她呼吸同一空间中的空气，这就足够了。她不再排斥他，已是莫

大奇迹。

何时，他开始对老天爷心存感激？感谢他在圣诞夜前夕，送他这么一份大礼。

“明天就是圣诞节了，过完这个节日，新年也快到了。”他从佣人手中接过重新烤过的杏仁饼干，放在手边的心茶几上。

任无怨这栋花园豪宅，位在靠海的横滨区，中国人相当多的地段。

“黑道的人也过节的吗？”她坐在白色窗沿，透过白色的窗棂眺望远方海景，略寒的微风满是潮味，远处壮丽的横滨港和大桥同时收入眼帘。

“有老婆小孩的人就会回家过年，打光棍又没老家可回的就留在组织内，和同病相怜的弟兄一起过。”他来到她身边，同她眺望远方的海天景色，这是她一次开口想要了解他的世界。

“那你呢？”她的语气平淡得不着痕迹。

“我会离开日本，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，一个人度过。”他的视线落在波光粼粼的海面。

“每一年都是如此？”她侧过头，对他不再严肃的脸部线条感到愕然。这个男人竟也有如此温和的一面。瞬间闪入的错觉，让她以为在自己身边的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男人，而不是呼风唤雨的黑道老大。

“十五年来，都是这么度过。”他拉回目光，重新落在她的俏脸上。不施脂粉的她看来如此健康自然，清新可人，他爱煞她现在这种娇柔却不造作的模样。

“原来黑道的人也不是时时刻刻都很风光。”她忽然了解，在他风光威严的外表下，也有外人无法感受的落寞时刻。

“如果一开始你不要有先入为主的观念，我们之间不会那么火爆。”他伸手轻拨她耳畔的发，乐见她坦然面对他身为黑道人的事实。

“我没有选择的余地……”她垂下眼帘，语气哀然。从小讨厌黑道是不争的事实，要她如何一下子接受他或她是黑道人的现实。

“跟在我身边，作我的女人，嗯？”他抬起她的下巴，温柔地啄了下她的唇。

“黑道老大的女人？”她又想到昨晚所长所说的那番话，她的母亲就是黑道老大的女人。情妇……“你在犹豫什么？”见她神情变得黯淡，他轻抚的手骤然停下。

“我要的未来，你给不起。”她摇头，回避他追问的灼热眼光。

她所奢望的平凡生活，那是生活在血腥世界的他所无法理解的。就算他愿意为她抛弃所有黑道一切，他也不可能接受从高高在上的尊贵生活，跌落在平凡老百姓的日子。

那种和妻子一同上街买菜，替婴儿换尿布，到学校接送小孩，甚至为了家计三餐，得看老板脸色度日的白领生活……“就因为我是黑道，所以不管我承诺什么，你都认为我不可能让你过正常人的生活，是不是？”他字字切入她的心坎，语带不平。

她心中想的，难道他还会不明白？女人对爱情的不安全感与生俱来，她要求的只是安定与平凡，而他的身分就是她无法敞开心信任他的主因。这对他来说，并不公平啊！

“我……”她无话可说。

她究竟在害怕什么？心底无法确定的那份不安全感又从何而来？她自

己也是无法理解啊！

“给我个答案。”他拥她入怀。“如果你真的不希望和我在一起，我会说服自己死了这条心。如果你对我还有一丝丝情愫，就给我我一个机会。嗯？”他紧紧搂着她，感受她在他怀中的倚偎气息。如果可以就这样爱她一辈子，他死而无怨。

“我不敢想象以后的事情。”她缩躲在他宽阔的胸怀中，让自己沦陷在他的温柔里。

她已经丧失面对未来的勇气。她无法装作不知晓自己身世，假装不曾和所长谈过那番话，就连自欺欺人的勇气也一点一滴的消逝中。要她故意忽视掉自己肮脏血液，她根本做不到。她知道，已经无法回复到之前单纯无忧的生活了。

这个男人让她下定决心和他一起堕落，两个拥有黑道因子的人凑和在一起，再适合也不过。她已经对未来不抱存任何希望……“玲珑，你答应了？”见她如受惊小鸟般躲在他的羽翼下，柔软身体不停颤抖，令他心生怜惜。

“什么都不要再说，抱我……”她没有回答他，只是抬起挂满泪痕的脸蛋，主动献上她的唇。

这是宿命吗？她早该知道自己逃不过命运的捉弄，她再顽强抵抗，终究抵不过老天爷的玩笑。

不管两人未来如何，此时此刻，她只想与他一起沉沦。

沉沦在他爱护她的柔情中……

激烈的温存后，已是夜幕低垂的傍晚，他拥她同床而眠，共盖一被。

背对着他，她以一种拒人于千里的姿态卷缩着，他转过身，以左胳膊当枕让她倚着，右手则搂上她的纤腰。

他凑鼻亲吻她的粉颈，如婴儿般的稚嫩肌肤全是他的气息、他爱的印记。他知道她是醒着的，而他自己则毫无倦意。

她将处子之身给了他，以最贞洁的心意献给他这个饱尝世情冷暖的沧桑男子。而她毫无所求，不求他的钱、他的权、他的心，更不求一个名分。以她良家妇女的保守身分而言，就算她开口要求他负责，他也会点头答应娶她的。但她不似其它床伴，在上了床之后便是贪得无厌的欲望，金钱、房子、车子、名分……一无所求的她反激起他的独占欲。她不要求任何事物，是因为知道他给不起？还是她早已无所谓，甘心为他付出一切？若真如此，促她改变心境的原因为何？“是什么令你改变心意？”他的右掌在她尚存激情体温的身上游移。此时此刻，这个答案是重要的。真相的背后定隐藏着她行为改变的动机。

谷玲珑没有说话，她睁着眼，静静地包围在他的男人气息中。

她不后悔给了他属于自己的第一次，二十六岁的她和三十三岁的他早已是成年人，足已对自己的任何行为负责。她那多年隐在冷凝面孔下的热情终究给了他，他是她的第一个男人，也会是最后一个……“我一定要知道这个答案。”语气是严肃的。

她闪了闪晶眸，薄薄的唇抿了好几次，终是没有开口。

“看着我，玲珑！”她的冷然引爆他的霸气。他左臂一抽，右手一拉，硬是将她飘游的心思拉回现实，他撑手起身，灼热依旧的身体半压在她身上，他伸手轻抚她的脸蛋，渴求她正视他。

“我……还能说什么呢？”她任由他的霸气加诸在她身上，这已不是第一次她令他失去耐心。

他和她不是第一天见面，早该知晓暴力对她来说是无用的，她不想开口的事情，没人逼得了她轻吐一字。精明如他，为何还是不知收敛他的强势姿态？盲目的冲动只会加深她对他的反感。

“说你是否爱我？”语气是冷酷的。他非得逼出她的真心意。

“跟你上床就一定要有原因？”她冷冷反问，问得他哑口无言。

她又恢复之前的冷淡态度，嘲讽神情。比起之前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“要怎样才能逼出你的心意？告诉我。”他无奈地望着她。

他能拿她如何？打她、爱她、疼她、关心她、恨她、怨她……他能做的都已经全部尝试过，软硬兼施之法对她都无用，逼不出她对他的真正心意，深沉的挫败感如浪袭般吞噬他的心。他内心的痛苦无人能知，没有人知道……

“我的心意……”她冷冷盯着他因激动而纠结的脸庞，出神地打量起来。

他的外貌其实是不差的，消瘦的脸庞上有一张相当出色的脸，挺立的五官甚至给人英气逼人之姿。只是他精锐的眼是阴沉的，那双眼淹没了原本俊朗的脸孔，增添了令人畏惧的凶态。他身上的沉重黑暗气息，罪魁祸首便是那双黑眸了。

真可惜他天生的好面容，玲珑暗忖。除去他那一身的邪恶气息，在平凡人的世界中，他是那种会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俊帅男子；若是再穿上西装，拿个公文包，他将会是出色的都会菁英、上流份子。他天生的优质感不该浪费在黑道上的。

“我在等你的回答。”见她支吾半天，漂亮的眼珠子又乱转，他皱眉促道。

“你身上的这个伤痕是怎么来的？”她答非所问地指了指他胸前微凸的一处红迹。

他的肩相当宽广，给人产生一种错乱的依赖感，胸肌随着动作紧缩纠结，四肢身体上到处是大小不一的各种伤痕，讽刺地提醒着他在黑道浴血奋斗的辉煌过往。他的过去她一无所知，也无法想象。

“我不记得了，大概是以前在纽约时被人用刀子捅的。”他已习惯她没有规则可循的思路，她一日不说出真心意，他一日便无法安心。难道她非得折磨他几日她才甘心？真是磨煞人的小妖精呵……他温热的掌心包住她好奇的小手，一路碎吻上她的手背。

“要当上黑道任一组织的龙头老大，一定很不容易？”她一边笑着躲避他那扎人的吻，一边对他的过往好奇起来了。

“没错，非常不容易。我现在的身份地位是用我的血和汗换来的，身上的每一处伤痕代表着我的每一次奋斗纪录，龙头老大可不是每个黑道分子都当得起。”他的唇移至她的耳畔，轻啃细咬着。

“所以，在得到你的黑道王国之后，没有任何事情是你到不了手的。”方熄的热情再次被他引燃，她无法抵抗他爱她的方式，也不想抗拒。她真的已纵容自己沉溺在两人的情欲中……这就是爱吗？一旦爱上他，她便失去自己的魂，也为他葬了心，甚至渴求他的热情只为她一人展现，他的占有只因她而存在。她奢求过分了吗？明日之后呢，两人的未来又将如何？“玲珑，让你的心只为我一人感动，让我的爱只为你一人存在……”他夺取她的唇，几近疯狂地掠夺、霸占。

他爱她呵！难道她还不明白吗？他亲手建构起来的黑道王国，只要她

开口要求，他甚至可以整个王国送给她。他作王，而她当后。

可悲的是，嫉恶如仇的她是不屑要那靠血腥换来的黑色世界，不用她开口，他已知晓她什么都不真的要的原因。他给得起的她不要，而她要的他又无从给起，这中间的悲哀无奈、矛盾挣扎，也只有她和他才能理解体会。

“不要……再说了……”两人的喘息声淹没了彼此的心意。

他以他爱人的方式疯狂爱她，而她以爱他的无奈默默接受他给予的爱。她明白，他炙热的爱无法被退还，更不准她心生悔意。就因为她要不起也藏不了，所以她只能逃避呵……他狂吻她的唇，燃烧她的身体，触击她的心。殊不知在他强烈的霸道情感下，她早已偷偷为他葬了心，如雅希那般，也成了敏感易心碎的多情女子。

就在今夜，再多的话语都是多余的……狂炽的激情取代了一切。

隔天一醒来，窗外的漫天白雪覆满了窗棂。

谷玲珑赤裸裸地从温暖被中起身，微头转望身旁，却是空无一人的冷清空间。

往他的床位趴去，她整个人窝在充满熟悉气息的被上、枕上。他的床位温暖，尚留余温，可见他刚离开不久。

圣诞节一大早，他还会去哪里呢？猜想的念头才一起，却瞥见她的手腕上多了一只翠绿圆滑的翡翠手镯，这是……她坐了起来，赤裸裸的身体毫无其它多余坠饰，除了那只手镯。

这是他送她的圣诞礼物？还是馈赠她陪他一晚的低俗代价？盯望了手腕上的玉镯好一会儿，她不想动手拔掉这本意不明的玩意见，却惊然望见床头柜上的一纸留言。

她伸手拿起白纸黑字的留言纸：玲珑：你手腕上的那只古玲珑是我的一点心意，就当作我送你的圣诞礼物，好好睡个饱，等我处理完公事回来，你想睡也没得睡了。想你……圣诞快乐无怨静望你甜美睡容时笔“这家伙……”她呆望手中的短言，泪水如珍珠般一滴滴落下。

因为强烈的不安全感，她一直无法全心全意放下真心情感。然而愈是和这个男人相处，他的所作所为愈是带给她相当的震撼和感动。

说不动心是骗人的，她很明白，女人一旦奉献出真爱，对于所属的男人便是无限的宽容和关爱。男人……应该也是如此吧。

她手抚他送的珍贵玉镯，一股由心涌出的幸福感充满心扉。他是黑道老大，而她是黑道老大的女儿，两个拥有相同背景的人在一起是再适合也不过了。既然他爱她，而她也爱他，两个相爱的人能相厮相守就已足够，不需多心犹疑。

在黑道弱肉强食的生态中，两人能够相守一日就算一日，至于明天……她已经不在意了，只要能够和他相爱一起，就算未来没有明天，也罢。

她泪如雨下的轻吻手中玉钩，决心和他一起共度此生第一个双人圣诞节，至于她以往在乎的明天和未来，也不是她能去多虑的，不如学着放下。

要不是和谷玲珑的关系大有改善，任无怨此时一定大发雷霆。

一大早任无怨忽被司徒木从床上挖起，告知旗下组织被人开枪扫射的消息，在匆忙留下张字条给谷玲珑后，他们两人便火急赶往事件现场。

“查出是谁下的手？”乘着直升机来到神德会热海分部，已是两小时后

的事。

“已经查出来了，老大，是“鬼组”下的手。”热海分部分会长敬畏地报告。要不是今天会内被人蓄意挑衅，热海分会这么一个小小下游组织，根本无缘有幸见到总部老大的驾临。

“果然是‘鬼组’。”任无怨大略检视先被严重破坏的现场，对这答案一点也不意外。

“老大，为什么‘鬼组’要挑这么一个偏远的地方，全日本的神德会分部多得不胜枚举，为何他们单挑距离东京总部有一段距离的热海分会？”司徒木提出心中的疑问。

“的确不寻常，中村鬼雄老谋深算，他会这么做，一定有他的道理。”怀疑念头才一起，忽地，他的神色大变，似乎理出他挑此地下手的原因。

“老大，怎么了？”见任无怨的神色迥变，司徒木忙问。

“糟了，这是调虎离山之计，玲珑她……”话出的同时，任无怨急忙拿出大哥大，拨了通家里的电话，声音不再沉稳。

简短通话后，他的神情刷地惨白，紧握手机的手青筋暴突。

“老大……”司徒木大概明了是怎么一回事了。

“鬼组”专挑热海下手，是为了引开任无怨，好有足够时间绑走谷玲珑。距离东京大近的分部不足拖延下手时间，而太远的则无法诱使任无怨立刻启程，热海这个地方不远不近，确实是最好的下手地点。

“玲珑她在一分钟前不见，他们把她带到大阪……”任无怨紧紧握拳，声音是颤抖的，因气急败坏而相当激动。

“他们绑走她究竟有何用意，不过是一个女人。”司徒木话一出，便知自己说错了话。谷玲珑的重要性对任无怨来说，早已超出司徒木能想象的范围。

“我们先回东京，把雅希一起带到大阪。”任无怨忍住欲爆发的脾气，阴沉地下令。

“为什么要带雅希一起走？这不关她的事。”司徒木追上任无怨迅速离开的脚步，相当不解。

“废话少说，把她一起带去就是。”任无怨坐上直升机，仅存的耐性已荡然无存。

大概是太久没有大开杀戒，中村鬼雄那老贼才愚蠢到拿他的女人当威胁筹码。

愤怒之余，任无怨不得不佩服中村鬼雄的消息如此灵通，如老狐狸般的中村鬼雄竟然知道，抓走其它女人是威胁不了他的，只有谷玲珑才足以让他不顾一切地前去拯救。

任无怨坐上直升机后，便一直紧绷着脸，沉默和冷酷是他唯一的神情。

原本还因收到任无怨的圣诞礼物而感动不已，谁知开心不到几分钟，忽被一群从窗户闯进来的黑衣家伙打昏，之后毫无意识地被带到现在这个陌生屋子。

清醒后，她打量四周，细思接下来的应对方法。不知她昏迷多久，这个地方又在何处？是东京还是其它地方？任无怨呢，他知道她被人绑走的事情吗？玲珑环顾这气派的日式大屋，豪华古典的装饰让她惊叹不已。这屋里的古董还真不少，撇去墙上古老字画不谈，光是瓶瓶罐罐的茶具花瓶，就足已让人摇头惊叹了。

是哪个对探勘研究有兴趣的古董痴绑了她？除了这个理由外，她想不出第二个让她被绑来此地的原因。

偌大的屋子中就只有她一个人存在。她被不明人士绑来这个地方，照理说她该是惊慌害怕的，此时此刻她却毫无恐惧之感，因为她知道任无怨发现她不见一定会来救她的。

她抚着手腕上那只玉镯，心情相当平静。

当初在埃及时，她也是被任无怨的手下绑到艾斯纳，那时她和任无怨初见面，并不知晓他为黑道老大的身分，误以为他只是个有钱有权的盗墓贼，因此一味地反抗，和他作对。

想想，这些事情不过是四个月前的事，怎么她却感觉已是好遥远的回忆？是人老了吗，还是她已开始思念起他？摇头笑了笑，她从榻榻米上站了起来，正准备走到房外探一探，谁知房门忽然被打开，着实吓了她一大跳。

进门来的是一个年纪大约五、六十岁的老男人，成熟精干的容貌及高大健壮的身材让人有沉稳的感觉，不过他那满是风霜的容貌，却有一道触目惊心的伤疤，增添了他不少煞气和邪恶。

这个男人是谁？又为何绑她来此？“你就是任无怨的女人？”中村鬼雄穿著一袭日式和服，沉声问道。

“废话少说，你的目的是什么直说无妨。”她冷凝的面孔无惧地直视他。

这个老男人虽是第一次见面，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。而且他不直称她的名字，而以任无怨的女人来称呼自己，未免太奇怪了，难不成他根本不晓得她的名字和身分。

他真正的目标是……“很好，够爽快。”他赞赏地看着她。“只可惜我的目的不是你，而是你的男人。”他伸出手来，神情暧昧地抚摸她的脸蛋。

“别碰我！”她一手拍开他放肆的手。“你跟任无怨有恩怨，不关我的事。”她冷冷地表态。不过才和他度过一夜，衰事这么快就降临自己身上。

你的男人……真可笑，说不定在她还没摸清楚自己心意之前，别人已把他们两人凑成一对。不过任无怨的女人这称呼听来不赖，她得早一点习惯这个头衔才行。

“我刚刚可没说你的男人是任无怨，你自己不打自招。”他沉笑一声，精锐的黑眸有着深沉眼波，直盯着谷玲珑。

太像了，这个女孩子太像瑞子年轻时候的模样，简直同一个模子印出来的。

“你到底是谁？无怨的仇人？”她才没心情跟他玩言语游戏。这个老男人心机很深，真像只千年老狐狸。

“我是‘鬼组’第十代龙头老大，中村鬼雄。”他收回打量的视线，别有所意地表示身分。

“‘鬼组’……老大？”瞬间，她的脑袋一片空白。

“将你绑来这里，除了可以胁迫任无怨那家伙就范，更可以藉此证明那家伙对你的心意，一举两得，对你来说也不全然是件坏事。”“我才不需要用

这种方法来测验他对我是否真心真意，你这老头真是鸡婆。”她怒眼以待。这个男人就是她未曾谋面的亲生父亲？在她尚未决定是否要见他一面，他就已主动出现在她面前。他知道她是他的亲生女儿吗？母亲呢，她现在人在哪里？“呵呵呵……你的个性真是像极了你母亲，既倔又悍而且高傲，像朵带了刺的野玫瑰。”他精炯的眼睛有着遥远的年轻回忆。

“我连亲生母亲长得什么样子都不知道，你凭什么说我长得像她？”她的手心渗着冷汗，心脏噗通噗通地跳。

只要他一开口承认他是她的父亲，那么所长之前所说的一切便是真的了。

“我跟你母亲非常熟，甚至比谷新寺还要熟悉。”“你说的我全不懂。”她别过头，冷冷闷哼一声。

“你不想见你母亲？”他问，语气是严肃的。

“不想，我的亲生母亲早就在二十多年前失踪。”她毫不考虑拒绝。

“你若不把握这次见面机会，以后恐怕没有机会了。”他的话中有话。

“这种威胁的话我听多了，你不是第一人。”她拒绝的态度相当强硬。

“很好，既然如此我也不想勉强你。跟我走，那家伙差不多应该到了。”他二话不说地转过身，直往房外走去。

还在犹豫她该不该乖乖跟他走，两名人高马大的保镖便已出现，二话不说地架起她跟着走出。

“放开我，我自己有脚会走。”她一路挣扎、一路吼叫。这些黑衣人真讨厌，不愧是混黑道人，让她一闻到他们身上的味道就头痛。

低吼声还硬在喉头，一转眼她人已在—间相当宽阔的和式大厅。比起刚刚充满古意的房间，这个地方要宽阔上十几倍，也更加豪华气派。

双脚才—踏进大厅，还没站定，任无怨便孤只单影的出现在大厅门口。

在没有任何随从保镖的陪伴下，他独自走进“鬼组”总部。

“无怨……”四目相交的瞬间，她的晶眸泛起—片泪雾。他真的来了，为了救她而来。

“玲珑，别担心，不会有事的。”见她安好，他悬荡的心终于放下。

“小俩口—见面就眉来眼去，真令人称羨。”中村鬼雄沉笑道。

“废话少说，开出你的条件。”任无怨冷哼—声，开门见山。

“不愧是我们神德会老大的最爱，果然有让他低头的意愿。”中村鬼雄故意花他面前，触摸轻抚她的脸蛋。

她嫌恶地直想避开，却被身边的两名保镖架得无法动弹。

“中村鬼雄，我不准你碰她！”见中村鬼雄对谷玲珑动手动脚，任无怨压抑的怒火隐隐欲爆发。只要中村鬼雄再动她—根寒毛，他会立刻毙了这老头。混蛋，连他的女人也敢碰。

“可以，只要你拱手让出神德会关东地区的管理权，并向其它组织宣布愿意臣服于“鬼组”，我立刻放了你的女人。”中村鬼雄开出条件。

“没想到你的野心这么大，都—大把年纪了还如此贪得无厌，小心提早躺进棺材。”任无怨没有立刻拒绝，当然也没有答应。要他把关东地区的地盘拱手让人，等于断了神德会的命根，亏中村鬼雄说得出这种无理要求。

“就两个答案，答应或不答应。”中村鬼雄很明白，在这场游戏中，他并非—定是赢家，若这女人的价值不及他欲估的重要，这场游戏的胜利者就并非是他。

“我从来不跟威胁我的人渣谈条件，不过姜还是老的辣，懂得找我身边最重要的宝贝当威胁品。要是我失去玲珑，绝对会失了魂，葬了心，到时别说关东地区的地盘权了，恐怕连全日本的神德会都保不住。”说这话时，任无怨看着她，语气是真挚的。

“无怨……”泪水早已迷蒙了她的双眼。她真傻，他待她如此，她竟然还怀疑过他的心意。

“你的识相让“鬼组”和神德会免掉一场血腥杀戮，不愧是死神亲自挑中的接班人选，有能屈能伸的气度。”中村鬼雄是相当欣赏他的，也认同他是年轻一辈的龙头人选，但在老一辈人面前，他的气焰太盛，不知收敛锋芒。

“你这种赞美晚辈承受不起，现在，请你依约放了我的女人。”任无怨的眼神转为深沉。

“现在不行，必须在号召各组织大老，举行公开的签约仪式之后，才能放人。”中村鬼雄显然没有立刻放人的打算。

“我的耐性可等不到那个时候。”任无怨微蹙眉。“你不介意我介绍个女孩子给你认识吧？”他一个指令动作，在房门外待命的司徒木便把雅希带入主屋中。

雅希一脸茫然、满头雾水。她完全不明白任无怨为何带她来此？“这个女孩叫中村雅希，她的身世背景和“鬼组”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如果你记忆还不错，应该记得十八年前，你遗弃一个怀了你孩子的欢场女人。想想那女人的模样，再看看雅希现在的模样，你就可以明白我把这女孩带来见你的原因。”“我可不相信你的一派胡言，随便找一个女孩子就想冒充我的私生女。”中村鬼雄闷哼一声，脸部肌肉微微轻颤。

“我可不是随便说说就算，这是你的DNA和这女孩的DNA检验报告，足以证明你们两人的关系。”他从口袋中掏出一张报告结果，冷冷地抛在榻榻米上。

“无怨大哥，为什么……为什么你会怀疑……”她摀住小嘴，怔愣地惊望他。

“二年前在酒店看见你的时候，就觉得你很像中村前辈，把你救出后，检验报告证明了我的猜测，藉由我的询问，你的母亲也承认了。当年她曾经在一家酒店陪酒，在被“鬼组”老大抛弃后，嫁给了帮她赎身的恩客，也就是你那位去世的假父亲。”任无怨说出惊人的内幕。

“这么说你当初愿意出手救我，是因为我长得像他！这二年来的照顾也是为了今天的摊牌，好藉由我威胁这个老头？”雅希不敢相信，悲愤的泪水潸然落下。

“没错，如果你没有利用价值，我何必花费那么多金钱和心力帮助你全家？”任无怨不带感情地坦承。

“不……不是这样的，我不相信……”雅希不相信是这个原因他才出手相救，在她心中，任无怨一直是她的完美情人，他待她好，帮助家人，全是出于他的善心和仁慈。

绝不是像他所说，是为了威胁中村鬼雄才利用她的……“就算这女孩真是我女儿，那又如何？你想藉由它反过来威胁我吗，哈哈！”中村鬼雄老神在在的，不为所动。

“一人换一人，已经便宜了你。”任无怨的态度转为冷酷。

“这里是“鬼组”，没有你讨价还价的余地。既然你不知好歹，只好让你

尝尝心爱女人脸蛋开花的滋味。”说着，中村鬼雄抓起玲珑的脸蛋，一把刀子已架在她脸颊上。

“你要是敢伤她，我绝对轰平全国‘鬼组’，让你绝子绝孙。”他撂下狠话，表情上阴狠，掌心下却不停渗出冷汗。

“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”中村鬼雄心一狠，手劲一出，玲珑的左脸颊当场血流如注。

她哀叫一声，脸蛋因过度疼痛而扭曲变形。

“玲珑……”任无怨当场愣住，一旁的司徒木和雅希也同样震惊不已。

“你就算杀了这个叫雅希的女孩也无妨，我中村鬼雄儿孙成群，多一个少一个女儿对我来说根本无所谓。”他丧尽天良地狂笑道。“来人，把他们通通拿下，不准任何一个跑了。”他阴狠地下令，早有一网打尽的预谋。

命令一出，大厅四面八方便出现“鬼组”事先埋伏好的人马。

“中村鬼雄，今天总算让我见识到你的狠劲！”任无怨相当镇静，他和司徒木身上皆没有武器，等于是羊入虎口。

“我要得到神德会是势在必得，丢掉了神德会，你可以东山再起，失去了这个女孩，恐怕你也没有东山再起的本事了。”谷玲珑是一定得除去的。没有了她，任无怨这小子休想短时间再度复出。

就在中村鬼雄准备在她颈上划上一刀的同时，任无怨不顾四周环敌冲上前去，同时一道枪声响起，之后岑寂取代一切声音。

只见中村鬼雄的腹部血染成一片。握刀的手不停颤抖。

“瑞子……为什么……”从他身后开枪的，是一名身着和服、风姿绰约的美丽妇人，她双手握着枪，神情冷静中带着激动。

“我不许你杀我的女儿，玲珑不是你的女儿，却是我和谷新寺好不容易才拥有的宝贝。”那妇人的容貌和玲珑酷似，说话的激动语气和声调更是相似。

“我不甘心，我们在一起近三十年的感情，竟然比不上你的女儿……”挣扎几秒后，他整个人直直倒下，鲜血不断自腹部涌出。

“什么——”一听到这意外消息，玲珑几乎要昏厥过去，幸好无怨眼明手快，在她快要倒下时，已来到她的身边，扶抱住她受伤的身躯。

她的左脸染满鲜血，怵目惊心的伤痕不断冒涌血液，沾染湿透身上的衬衫。

“玲珑，撑着点！”说话的同时，“鬼组”人员见苗头不对，准备对那名妇人开枪。

“三神，我祈求你们三人将这‘鬼组’人员通通解决掉。”任无怨一开口请愿，三个疾风般的黑影随即出现。

这三人便是神德会著名的三神组，“邪神”氏女、“恶神”娄鬼、“瘟神”心危，他们是神德会的三大护法，直属于死神，不受任何人命令。就连总部老大任无怨也无法操控他们三人。平时三人就守在妻女山老宅，神德会四百多年的发源处，今日他们是为帮主子还人情而来。死神曾经承诺，任无怨必要时可以动用三神组，仅仅一次。

“你的愿望我们听见了，就让我们三人代死神帮你完成这一愿。”“恶神”娄鬼话一说完，随即和其它两人展开杀戮。

一场腥风血雨随之上演。

“玲珑，没事了，我立刻送你去医院。”任无怨抱起血流不止的她。

“等等，还有其它人，我母亲还有雅希……”她想要和亲生母亲说话，却力不从心，失血过多让她体力尽失，意识渐渐昏迷。

“你放心，你母亲不会有事的。”他抱着她缓缓走出大厅。

“还有，不要杀了中村鬼雄，他是雅希的父亲……”说完这句话，她眼前一暗，完全失去意识。

“这一点，我无法答应你，玲珑。”他低望她昏迷过去的可怜模样，心里如刀割般。

“无怨大哥……”雅希的声音追了出来。她喘着气，泪容满面。

“还有什么事？”他的声音是不带感情的。

“为什么，为什么你要对他赶尽杀绝？”雅希一脸悲愤。此时此刻站在她面前的，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，不是她的无怨大哥啊……“当初我的父母就是在中村鬼雄的阴谋下，成为蓄意车祸的牺牲者。这个丧亲的深仇大恨，我今天终于回报他了。”他冷冷一笑，笑得诡异悲伤。

“所以就算我恳求你，你也不会饶他一命的，是不是？”她的眼底有着了然的悲伤。

她好傻，之前竟然对他死心塌地，这个男人不是她爱得起的啊！真的好傻……“我杀了你亲生父亲，你一定很恨我吧，就如同我恨他那般。”他总算正眼瞧她一眼。

“不，我不恨你，我只恨我自己的无用和依赖。谢谢你过去两年的照顾，我不会忘记你的，无怨大哥。”她哽着声，悲凄地把话说完，便哭着冲出大门，再也不曾回头。

寒冷的夜风中，再度飘起一片片的银白雪花。

“玲珑，今天是圣诞节呢，本想亲口跟你说声圣诞快乐的，看来是没这机会了。”他低望她沾上雪水的惨白脸蛋，苦笑中带着心疼和不舍。

这么多年来奋斗和努力，终于有了结果。当初支持他在黑道奋斗的原动力和意念，就在他今晚了却心愿后一一消失。胜利后的滋味不似先期待般的快乐和满足，他低望被他连累而受伤的玲珑，一股复杂之情涌上心头。

之前她的顾忌是对的，她一日跟着他，她便得一日害怕受惊。混黑道的人多半没有好下场，他也不会例外。当时死神决定忽然隐退的心情，现在他终于可以了解了，死神不愿见到白荷因他受累，才毅然带着她私奔天涯。死神的勇气和决心，是他深感佩服和敬重的。

他该退出黑道吗？任无怨仰望上空，沉重的心情不断自问。

随着踏出“鬼组”的步伐，守候在外的神德会部属立刻迎上，将两人送进车内并直奔神德会特约医院。

两人再次见面，已是三日后的中午时分。

为了处理血洗“鬼组”的善后问题，无怨一直忙到第三日，才有时间来到医院探视玲珑。

这三日来，因过度失血及伤口细菌感染而导致的高烧不退，玲珑被病情折磨得死去活来。她忽睡忽醒，病情忽好忽坏，就连时间过了几日也浑然未知。

“老大，你真的要退出黑道？正式宣布隐退？”病床边的司徒木，无法谅解地问道，“嗯，唯有如此，我才能放下一切用心爱她。”他低望躺在病床上沉睡的可人儿，温暖的手掌紧握她的，眼底尽是爱怜之意。

“我不懂，你为了一个女人牺牲这十五年的心血，甚至放弃整个黑道王国，值得吗？”司徒木的语气带有责备和不解。

“死神当初隐退，并决定把位子传给我时，我也曾经问过他相同的问题。当时他的答案令我无法接受，现在我却能够了然于心。”任无怨平静地凝望她的睡容。

厚厚的纱布盖满她整个左脸庞，衬着她苍幽的脸蛋。

他决定娶她，待她睁开眼，他一定亲口向她求婚。

“你退出后，有任何打算吗？”司徒木问。

“我打算继续我中学时候的梦想……”任无怨以为这辈子再也没有机会拥有那么奢侈的梦想了。

“从来没听你提过。”司徒木摇头。

“我想到巴黎学画画，带着她一起去。在未涉足黑道以前，我的志愿是当一名画家。”任无怨在脑海中勾勒出他和她的未来美景，神情是幸福陶醉的。

“既然如此，我也不劝说你回心转意了。只是你一退位，加上中村鬼雄也死了，全日本的黑道生态必定大乱。”司徒木忧心忡忡地蹙眉。

“那些纷扰也就不关我的事了。神德会全看你了，木。”任无怨拍了拍司徒木的肩，勉励道。任无怨已内定司徒木为下任接班人，至于神德会下游组织及其它黑道是否愿意承认他，就得凭他的个人本事和造化了。

“这十五年来从你身上学到不少，我想我是可以胜任的。保重！”司徒木点头致意，话一说完，便头也不回地离开病房。

“无怨……”就在这时，昏迷的她竟然有了反应。

“玲珑，我在这里。”任无怨蹲下身，紧紧握住她冰冷的小手。

她缓缓睁开眼，映入眼帘的是任无怨那深情的脸庞。

“我刚刚作了一个好长的梦，梦到我们两人在迪斯尼乐园玩太空山……”她说话的中气不足，近似低喃。

“等你病好，我们立刻去狄斯奈。”他轻吻她冰凉的手背，神情是激动的。

“黑道老大也会去迪斯尼乐园，真无法想象……”她勉强挤出一丝笑容。

“我退出黑道了，我已经金盆洗手，正式向会内宣布隐退了。”他拨理她额上的发，为她的健康状况忧心不已。

“我好开心，你竟为了我而隐退，那我一定要早点把身体养好……”话没说完，她又快要进入昏睡状态中。

“玲珑，我不许你去下我，听到没有？”他低吼，害怕失去她的感觉胀满他的心扉。

“我不会死的，我要妈妈和爸爸亲眼见到我披上嫁纱，然后做你的新娘。”她颤抖地伸出手，渴望他温暖的拥抱。

“我爱你，玲珑，我爱你！”他紧紧抱住她，死命的亲啄她的发、她的唇。

“我好早以前就爱上你了，我爱你，无怨……”她响应他激烈的吻，因他的所作所为而深深动容。

再厉害的病魔看到两人如此坚贞的爱情，早已消失无踪。

一个月后，谷玲珑脸部的伤势不但痊愈，原本以为会留下难看伤痕的刀疤，在外科医生的数度手术下，也恢复了原本的美丽容貌。

两人在一处小小教堂共结连理，完成终生大事。

在场的观礼来宾除了谷新寺，还有任家的任老爷，以及无恩、左樱、无情、无仇等。

唯一遗憾的是，玲珑的母亲并没有亲自出席，母女两人自始至终不曾说过一句话。

至于雅希，听说不久前她离开日本，独自飞到非洲，加入当地一个拯救孤儿的义工组织。

“爸，妈妈她现在人在哪里？”婚礼前，玲珑曾经这么问过谷新寺。

“我也不清楚，只知道之前她在“鬼组”的生活过得不是很快乐，中村鬼雄待她不好，而且又花心，对于你母亲的痴情以待毫不珍惜。”“既然如此，她为什么不回到你身边？既然我是她流产后怀的第一胎，好不容易才和你拥有的小孩，为什么她不愿意回来？”她从父亲口中得知，当时母亲和中村鬼雄所怀有的小孩已流产而失掉，这件事情因为没有张扬，才会引起研究所长的误解。她不是黑道大哥的女儿，这是她最感欣慰的。

“你母亲的个性既刚烈又高傲，她是不可能吃回头草的。她会动手伤了中村鬼雄，想必也是因为心中积压太多的委屈和愤怒。她这个做母亲的，总算有为自己的小孩尽点心力。”他低叹一声，感叹世事变化无可预测。

“爸，你真的是因为钱才娶妈妈，你爱过她吗？还有，无怨他现在已经无法出钱供你探勘，你进行一半的埃及研究怎么办？”穿著白纱的她显得楚楚动人、幸福美丽。

“当初的确是因为金钱才和你母亲结婚，但是后来渐渐对她有了感情，才会生下你。

至于埃及研究，你不必担心，我会另外找金主当冤大头的。”他淡淡一笑，满脸全是因日夜风霜而产生的皱纹。

“爸，谢谢你……”她紧紧拥上前，一直以为他漠不关心的心结终于解开。他是爱她的，只是不知该如何启口罢了，这个可爱的木讷爸爸……“对了，将史要我带话给你，虽然他不赞成你嫁给那家伙，但是他真心祝福你永远幸福快乐，你永远是他最爱的好堂妹。”谷新寺可是一字不漏地把话带到。

“将史堂哥一定释怀了，不然他不会祝福我的。”她笑得好开心，笑望一身笔挺礼服的任无怨从台阶下来。

“我来询问我的新娘子准备好没有？”他迎出手，俊帅的脸蛋尽是温柔神情。

“一切准备就绪，未来的老公。”她笑着伸出带上白手套的玉手，任他风度翩翩的轻吻了下。

于是，在大家的祝福下，两人一起走向小教堂的幸福台阶。

玲珑不责怪两人的感情好事多磨，她只怨他，因为他过多的爱意让她之前一度无法负荷，甚至有恨透死他的念头。

追究起来，这都得怨他，谁教他太爱她。

唉，真的是怨他太爱她！

（全书完）

